

22836

訂修心水印城鹽 編原瑞岳李陽成

評註
國史讀本

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

東漢史
三國晉
兩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第二冊

註評 國史讀本卷二目錄

第二編 中古史

東漢史

第一章 東漢之創興

- 一 光武之初起一……………一
- 二 光武之初起二……………三
- 三 河北之創業……………四
- 四 光武之即位……………七
- 五 隴蜀之削平……………九
- 六 馬援之戰績……………一一
- 七 光武之政術……………一三

第二章 東漢之強盛

- 一 明章之治……………一五

第三章 東漢之衰亡

- 一 宦官外戚之禍……………二七
- 二 和帝時之戚宦……………二九
- 三 安帝時之戚宦……………三〇
- 四 順帝時之戚宦……………三二
- 一 南北匈奴之分立……………一六
- 二 北匈奴之亡……………一八
- 三 班超定西域一……………一九
- 四 班超定西域二……………二一
- 五 班勇定西域……………二三
- 六 西羌之亂一……………二四
- 七 西羌之亂二……………二六

五 桓靈時之黨獄一……………三三

六 桓靈時之黨獄二……………三五

七 黃巾之亂……………三六

八 何進召外兵……………三八

九 董卓之亂……………四〇

十 李催郭汜之亂……………四一

三國史

一 曹操之始起……………四四

二 袁氏之覆滅……………四六

三 劉先主之始起……………四八

四 孫權之始起……………四九

五 孫劉之合從……………五一

六 赤壁之戰……………五三

七 先主入蜀……………五五

八 孫曹構兵……………五六

九 吳蜀交惡……………五八

十 魏蜀吳之立國……………五九

十一 諸葛亮之南征……………六一

十二 諸葛亮之北伐……………六二

十三 司馬懿之專政……………六五

十四 蜀事始末……………六六

十五 吳事始末……………六七

十六 魏司馬氏始末……………六九

十七 蜀魏之滅亡……………七〇

十八 吳之滅亡……………七二

晉史

一 武帝之荒縱……………七五

二 賈后之亂……………七七

三 八王之亂一……………七九

四 八王之亂二……………八〇

五 周處討氏羌……………八二

六 五胡亂華之始……………八四

七 晉之滅亡……………八五

東晉史

第一章 東晉之治亂

一 元帝之東渡……………八七

二 祖狄之恢復中原……………八九

三 王敦之亂……………九〇

四 蘇峻之亂……………九二

五 陶侃逸事……………九四

六 桓温之亂……………九

第二章 五胡十六國之興亡

一 五胡十六國……………九八

二 前後趙之興亡……………一〇〇

三 李氏據蜀始末……………一〇二

四 趙魏之興亡……………一〇四

五 前涼張氏一……………一〇五

六 前涼張氏二……………一〇六

七 慕容前燕之興……………一〇八

八 苻秦之興一……………一〇九

九 苻秦之興二……………一一一

十 秦滅前燕……………一二二

十一 淝水之戰……………一二四

十二 苻秦之亡……………一二六

十三 拓跋魏之興……………一二八

十四 秦涼之分裂……………一二九

第三章 東晉之滅亡

一 王恭之亂……………一二一

二 桓玄之亂……………一二三

三 劉裕起兵定亂……………一二五

四 劉裕翦滅羣雄……………一二六

五 長安之亂……………一二九

六 劉裕之篡弒……………一三〇

七 李密王褒……………一三二

八 庾袞陶潛……………一三三

註評 國史讀本卷二

第二編 中古史

東漢史

第一章 光武之創興

一 光武初起一

東漢 劉秀 劉縯 綠林兵 新市兵 平林兵 劉玄為帝

新莽亡而光武中興，是為東漢。光武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也。九歲而孤，美須眉，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縯豪俠養士，常非笑光武。王莽時，之長安，學尚書，略通大義。莽末，連歲旱蝗，天下兵起，及棄學歸鄉里，兄縯方會眾謀起兵，急將賓客往赴，初縯之謀舉事也。子弟恐懼，多逃亡者。及光武至，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耶？」乃稍自安。時羣盜紛起，有號為綠林兵及新市平林兵者，悉招之來，遂擊破莽軍，進圍宛，而立劉玄為帝，改元更始。更始者，亦漢宗室也。縯為司徒，光武為將軍。莽聞漢兵起，大懼，使其將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救宛，旌旂輜重，千里不絕，有巨無霸者，長

巨無霸
昆陽之戰

虎豹潛
伏

一丈，六十圍，以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有也。諸將見莽兵盛，皆走入昆陽，尋邑進圍之，列營數十重，雲車十丈，俛瞰城中，地道衝棚，百道俱進，鉦鼓聲聞數十里，城中人皆負戶而汲，諸將皆恟懼，光武獨率所部千餘人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時續已拔宛，諸將亦累勝，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率敢死士三千，從城西水上，衝莽軍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崩之，於陣斬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飛，虎豹悉戰栗，伏不敢動，王邑以輕騎度水遁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數。

昆陽之戰，光武以什不及一之兵，率先鼓勇，而將士無不以一當百，非獨帝王有真，亦因兵以義動耳。尋邑雖有兵百萬，又安所用之。

註 ①【南陽】漢郡名，今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秀居南陽蔡陽縣之白水村，起兵春陵，即今湖北棗強縣。蔡陽故城，在棗強縣北。②【綠林兵】綠林山名，在湖北當陽縣。馬武王常輩聚此號綠林兵。③【

新市】今湖北京山縣。王匡王鳳聚此號新市兵。④【平林】今湖北隨縣。陳牧廖湛聚此號平林

兵。⑤【宛】即今湖北隨縣。⑥【昆陽】今河南葉縣。

二 光武初起二

更始殺

光武自

王莽伏

光武兄弟功名日盛，諸將疾之，交譖諸更始，誣續以罪而殺之。光武方下潁川，急詣宛謝，見更始，第自引過而已，未嘗伐昆陽之功。更始以是內慙，進光武爲大將軍，封武信侯。光武外不敢爲兄服喪，飲食言笑如平時，而晏居獨處，輒涕泗交頤，哀不自勝。昆陽戰後，四方豪傑爭殺其牧守，用漢年號。莽聞之，憂懼不知所出，惟日夜禱祠，爲厭勝而已。漢軍乘勝攻克武關，三輔響應，莽募市人拒戰，益吝賞賜，士皆解體，不爲用。漢兵進攻長安，莽坐漸臺上，陳兵自衛，猶效孔子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明日，衆兵登臺斬莽，分其身，節解鬻之，傳首至宛。莽自稱帝號至亡，凡十有五年。漢別將攻克洛陽，更始將徙都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事，使前修整宮室，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服，竊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光武，乃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

更始入
長安

隗囂

公孫述

赤眉

光武北
徇幽冀
鄧禹杖
策投軍

者咸歸心矣。更始北都洛陽，旋西幸長安，封同姓異姓功臣，皆為諸王，凡二十人，諸將起羣盜，本無遠略，驟貴盛，爭權樹黨，漫無綱紀，羣小膳夫，悉濫授官爵，長安中為之謠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政亂民離，益無固志。時與漢並起者，隴上有隗囂，蜀有公孫述，流寇中州者，為赤眉。後更始為赤眉所攻，力屈而降，赤眉更立劉盆子為帝，剽掠三輔，所過成墟。

- ①〔穎川〕郡名，今河南中及南部。
- ②〔武關〕在今陝西商縣。
- ③〔三輔〕京兆及馮翊扶風，今陝西關中道地。
- ④〔漸臺〕即未央宮之漸臺也。凡臺之環浸於水者皆曰漸臺。
- ⑤〔洛陽〕今河南洛陽縣。
- ⑥〔隴上〕即隴西今甘肅地。
- ⑦〔蜀〕即成都，今四川省會。
- ⑧〔中州〕今河南中部。

三 河北之創業

更始封光武為蕭王，以為大司馬，使徇河北幽薊諸郡，所至除莽苛政，南陽鄧禹，年二十四，杖策謁軍門曰：「更始庸才，諸將皆羣盜，無大志，帝王大業，豈凡夫所任，其亡在日暮間耳。大王莫若延攬英雄，深結民心，復高帝之業，救生民之難，天下不足平也。」光武大悅，令禹常止宿臥內，參預大事，由是始貳於更始矣。光武方北徇燕薊，而下者

帝 王郎稱
燕襄亭
滹沱河

馮異麥
飯

銅馬賊

赤眉入
關
寇恂守
河內

王郎詐稱成帝子，起邯鄲，稱帝，州郡應之。光武方至薊，郡人已應郎，急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襄亭，絕食。馮異上豆粥，臨滹沱河，苦無船，使王霸往視，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適合，涉以濟。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又進麥飯，稍得息。時冀州郡縣皆已降郎，獨信都和戎，爲光武守，乃之信都，發旁縣兵，移檄討王郎，諸郡稍有應者，已而上谷、漁陽諸將皆以兵來會，光武進拔邯鄲，斬郎，收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通者，悉焚之，曰：「令反側自安也！」一時河北銅馬賊猶盛，光武自將擊降之，諸將爭言不可輕受，降者頗不自安，光武令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皆感泣，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時赤眉已入關，更始勢益蹙，光武乃遣鄧禹西征，自引兵北徇燕趙，禹薦寇恂守河內，恂調芻粟，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光武謂羣臣曰：「吾之有恂，如高祖之有蕭何也。」

評 王霸視滹沱河還，詭稱堅冰

可渡，足以安衆心而集大事，實有

東漢初羣雄割據表

人名	稱號	根據地	古地	今釋
----	----	-----	----	----

應變之才。是時追騎將迫，有進無退，使既至河濱，流澌如故，亦惟有鼓勇而前，亂流以濟耳。必無畏難束手，坐待困阨之理。河冰適合，初非霸所逆料，雖曰天意，亦人定者實能勝之也。

註

①【河北】今直隸正定一

帶。②【幽】今北京。③【薊

】今京兆大興縣。④【邯鄲】

今直隸邯鄲縣。⑤【蕪婁亭】

在今直隸饒陽縣東北，俗名蕪婁

社。⑥【滹沱河】源出山西繁

峙縣寒巖山，經直隸正定、保定、河

劉玄	更始皇帝	洛陽	河南全部
公孫述	成帝	成都	四川省
隗囂	西州上將	隴西	甘肅東南部
盧芳	西平王	安定	甘肅東北部
竇融	河西大將軍	河西	甘肅西北部
劉永	梁帝	睢陽	山東江蘇河南等地
王郎	漢帝	邯鄲	直隸西南部
樊崇	赤眉	無定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一帶
李憲	淮南帝	舒	安徽江蘇一帶
董憲	海西王	郟	山東東南部
張步	齊王	祝阿	山東北部
彭寵	燕王	漁陽	直隸中部
秦豐	楚黎王	黎邱	湖北中部
	銅馬賊	無定	河北一帶

劉永
公孫述
李憲
秦豐
張步
董憲

赤伏符

鄧禹西

征光武即

位都洛陽

聞天津入海，其下流曰子牙河。⑦〔南宮〕今直隸南宮縣。⑧〔冀州〕今直隸東南部河南北部，及

山東西北部。⑨〔信都〕今直隸冀縣。⑩〔和戎〕今直隸正定縣。⑪〔上谷〕今直隸懷來縣。

⑫〔漁陽〕故城在今京兆密雲縣東南。⑬〔河內〕今河南河北道。

四 光武即位

河北既平，諸將爭勸進，光武不可。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尊巴蜀，李憲自立於淮南，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據東海，延岑據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州郡，而羣盜青犢、鐵脛之屬，又數百萬人，所在侵掠。諸將復固請稱尊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家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望攀龍附鳳，以成所志耳。大王不速正位號，衆心一散，大事去矣！」會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來，奉讖書，名赤伏符者，上之。中有劉秀爲主語。光武固信讖，始從羣臣請，即帝位於鄴南，改元建武。是年十月，定都洛陽。鄧禹之西征也，師行有紀，關中父老，望風歸順，爭餽壺漿，簞食，以迎王師。禹駐軍勞來之，垂髻戴白者滿車下。建武二年，赤眉殺更始，大掠而西，禹乃入長安。赤眉復還攻，禹迎戰不利，棄長安而走，帝遣馮異代禹將，禹自慙無功，

戰 澠池之

赤眉平

要異與合擊赤眉於回谿，復大敗，禹脫歸洛陽，異復收散卒，堅壁自守，已而赤眉食盡，思走，異縱兵擊之，大破諸澠池之嶠底。帝聞捷，大喜，手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振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帝知赤眉之將潰走也，親勒兵於宜陽以待之，赤眉果東竄，至宜陽，驟見大軍，震懼失次，其將樊崇、徐宣等奉劉盆子以降，帝大陳兵馬，令崇等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之失計乎？」皆稽首曰：「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安敢悔乎！」

〔註〕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乘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固不足為盛德之累也。

- 〔註〕 ①〔睢陽〕今河南商邱縣。
- ②〔巴蜀〕今四川成都。
- ③〔淮南〕治舒今安徽舒城縣。
- ④〔楚黎王〕據黎邱，今湖北宜城縣。
- ⑤〔琅琊〕今山東兗青沂萊及膠州之地。
- ⑥〔東海〕今江蘇東海縣。
- ⑦〔漢中〕今陝西漢中道。
- ⑧〔夷陵〕今湖北夷陵縣。
- ⑨〔青犢鐵海縣〕後徙郟，今山東郟城縣。
- ⑩〔回谿〕即東嶠山阪，一名回谿。
- ⑪〔鄆南〕今直隸高邑縣。
- ⑫〔嶠底〕謂嶠山之底，嶠阪長四里，闊二丈五尺，在河南洛甫縣北。
- ⑬〔澠池〕今河南澠池縣。
- ⑭〔嶠底〕謂嶠山之底，嶠

山，在今河南永甯縣東西，二嶺相去三十五里之底也。⊕〔宜陽〕今河南宜陽縣。

五 隴蜀之削平

隴蜀據
公孫述
據蜀
馬援

子陽井
底蛙

漢
援融歸

光武即位數年，四方僭偽，以次削平，其最強而最後亡者，則隴蜀公孫述是也。新莽末年，竇據隴右，述據蜀中，述自立爲帝，而竇獨歸心於漢，述使與竇連和，竇遣馬援往報聘，援與述有舊，謂當握手如平生歡，既至，述願盛陳兵衛以見之，禮饗甚盛，援語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脩飾邊幅，如土木偶人，此何足以辱天下士乎？」因辭歸，謂竇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絕之。」竇乃使援奉書詣洛陽，帝岸幘立殿廡下，迎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耶？」援頓首曰：「天下未定，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相善，臣之至蜀也，述陛戟而後見臣，今遠來，陛下安知非刺客奸人，顧簡易若是，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爲竇說東方事甚悉，竇頗不懌，援知其有異志，遂辭去，仍歸漢，竇未幾稱臣於述，於時竇融自稱涼州牧，挈河西五郡來歸，帝以殊禮待之，欲以風示竇，竇不悟，而遣辨士說融自立，帝仍以融牧涼州，賜書曰：「今必有教卿爲趙佗者。」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帝明見萬里外也。帝積苦兵間，江淮

自將伐隴

聚米為山谷

借寇君一年

隴右平

吳漢伐蜀平

既定，謂諸將曰：「且當置隴蜀於度外耳，而囂逆跡益甚，不得已，自將征之，召馬援問隴上虛實，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示進軍所從徑道，帝喜曰：「此虜已在吾目中矣。」一部勒諸軍，先後上隴，囂迎戰不利，奔西城，會潁川盜起，帝馳還征之，而寇恂以前驅先至，賊服其威惠，相率歸降，恂將歸，百姓遮道留之曰：「願得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而遣別將西征，未幾，囂病死，子純立，漢軍攻降之，隴右悉平，其次年遣岑彭、吳漢將兵伐蜀，彭將舟師，漢統步騎，水陸并進，大破蜀軍於荆門，遂入峽，會述使刺客刺殺彭，漢獨將以進，明年克成都，述死於亂軍，蜀平，詔竇融率五郡太守入朝，天下復統於一。

評 隴蜀有異志，必恃河西為聲援，而煽惑河西者，亦必援尉佗為往例，光武慮之熟矣。一語伐其謀，先聲奪人，莫捷於此。

註 ①【隴右】今甘肅東南部。 ②【蜀中】今四川成都。 ③【涼州】今甘肅平涼縣。 ④【河西

五郡】即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在今甘肅西北部。 ⑤【西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鞏昌縣西。

⑥【潁川】今河南中部。 ⑦【荆門】山名，在今湖北宜都縣，與虎牙山相對。 ⑧【峽】即巫峽，在

今奉節縣東。⑨〔五郡〕即河西五郡。

六 馬援之戰績

成大才晚

守錢虜

平西羌

徵側徵
貳波將
軍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年十二而孤，從兄况受齊詩，不肯爲章句之學，恆欲就邊郡田牧，况奇之曰：「汝大才，當晚成，且從所好耳。」會况卒，援服喪如喪父母，廬墓期年，不入室門。後緣事亡命北地，因留牧畜，賓客歸附者，至數百家。嘗謂人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牧畜數年，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產積貨者，貴其能施濟人耳！否則爲守錢虜矣！」乃盡斥所畜，以贖昆弟故舊。光武卽位，遂歸洛陽，隗囂之平，援有功焉。自王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諸縣，多爲虜有。來歙言隴右荒殘，非援莫能定者，遂拜援隴西太守。援轉戰年餘，屢破羌衆，招來流散，悉復其居，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通水道，勸民畊牧，郡中樂業，不知寇警。援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於應對，帝嘗言：「與諸將論兵，惟援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自立爲王，拜援爲伏波將軍，往征之。援破斬側、貳，傳首洛陽。嶺以南，雖武帝時，已入版圖，然朝廷以荒服置之。援旣平交趾，始爲治城郭，脩法制，申明約束，漢民與

征交趾立銅柱

是翁

朱勃為馬援訟

蠻族始得安居，因立銅柱以表南界。後五溪蠻反，援請征之。帝哀其老，未之許。援請益力，乃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壯之，曰：「嬰鑠哉，是翁也。」遂行。竟卒於軍。初，援與帝婿梁松有隙，松數讒諸帝。援在軍中，服薏苡却瘴，喪還，載之盈車。援仇家遂指為南中珍寶，帝怒，追援列侯印綬，妻子皆席藁待罪。皇恐不敢葬。援故人朱勃上書訟冤，帝意始解，乃得歸葬。援與勃總角交，及貴，勃尚為縣令，援恆卑侮之。勃待援如故，及援遇讒，賓客故舊莫敢言其冤者，惟勃能終焉。

註

馬援平西羌，因勢利導，俾民耕牧有資，與趙充國之屯田湟中，同一遠慮。厥後馬援征蠻，與充國之平

羌，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擗瘴厲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為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馮婦。若然，則臨陳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庸談。

註

①【扶風】今陝西扶風縣。②【交趾】即今安南國。③【銅柱】凡二根，植立於象林南界，在

今安南順化縣南。④【五溪蠻】即武陵蠻也。五溪曰雄溪、楠溪、酉溪、撫溪、辰溪，俱在武陵，即今湖南常

德縣。

光武高
帝之同
異

欲以柔
道治天
下
嚴光

加足帝
腹
嚴陵瀨

七 光武之政術

西漢尙權謀之士，東漢多清節之臣，其故何哉？以高祖興於羣盜，而光武則起自儒生也。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大定，卽退武將而進文臣，明慎政體，綜攬權綱，度力量時，動無過舉，故能恢復先烈，坐致太平，而元勛宿將之家，亦能奉法守公，敦崇禮教，風俗之美，實掩西京而上之。嘗幸南陽，會宗室飲酒作樂，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文叔，帝字也。一帝聞之，笑曰：「吾今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矣。」嚴光者，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帝嘗同遊學，及帝有天下，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之不置，令郡國物色訪求，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大澤中，帝疑其爲光，備安車纁幣，遣使往聘，三反而後至。帝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治耶？」光不應，良久，始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耶？」帝太息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乎？」復引入禁中，論舊道故，歡洽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帝與共偃臥，光時時以足加帝腹，除諫議大夫，終不屈，歸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東漢

修太學

樂此不

疲 諸將以

功名終 畫宜執

強項令 號識緯

為內學

二百年間，清介之士，所以前後相望者，帝之崇儒重道，有以激厲之也。中原既定，帝首修太學，依仿古制，起明堂辟雍靈臺之屬，每日視朝，日昃始罷，退朝之暇，時時引公卿郎將，講論儒書，夜分乃寐。太子嘗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勤，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知疲也。」帝制馭功臣，頗得其宜，蜀平之後，絕口兵事，諸臣皆以列侯奉朝請，不復勞以吏職，故諸將皆能以功名自終。懲王氏之亂，於外戚專政之漸，防範極嚴，且特設小學，以教授貴戚之子弟，一時世家貴胄，皆循循恭謹，不敢踰越法度。進用臣工，恆取其重厚而質直者，董宣執法，帝稱其為強項令，賜錢三十萬，以旌寵之。惟晚年信讖，封泰山，禪梁陰，下詔宣布讖書於天下，令學者習之。由是讖學大顯，與經並立，號之曰緯。東京諸儒，至號識緯為內學，雖碩儒博學，如馬融鄭玄，不敢駁也。

東漢諸帝，惟光武開國時之政術，略有可觀，如保全功臣，整飭吏治，表章氣節，皆其犖犖大者。至嚴光抗節事，光以故人不受官爵，所謂各行其志，「一成其高，一見其大」兩語，足以了之。而史家觀縷繆飾，如「足加帝腹，客星犯座」云云，轉覺詭誕失實。

○【南陽】帝之故里，今湖北棗陽縣。 ○【富春山】一稱嚴陵山，在今浙江桐廬縣西。 ○【嚴

陵瀨」在富春山前，大江之濱。上有東西二臺，爲嚴光隱釣處。④「董宣執法」宣字少平，陳留人，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家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捕，會主出游，蒼頭驂乘，宣伺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叱奴下車，杖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以謝主，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請自殺，無須箠楚也。言畢，以首觸楹，血流被面，帝意解，使小黃門夾持之，俾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笑曰：「此強項令也。」賜錢三十萬，使復其職。

第二章 東漢之強勝

一 明章之治

明帝
郎官上
應列宿
建武永
平

光武帝崩，太子莊嗣位，是爲明帝。明帝亦篤好儒學，太子王侯及羣臣子弟，皆入學受經，用弟東平王蒼議，親臨辟雍，行大射養老之禮，引諸儒升堂，執經問難，縉紳冠帶之倫，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帝遵奉光武遺規，無敢少違，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帝姊也，爲其子求爲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後世言後漢承平之治，必並舉建武永平爲言，誠有以也。明帝崩，太子烜立，是爲章帝。章帝慎刑薄賦，尊師

章帝
石渠閣
義白虎通

白馬寺
佛教始
入中國

重學，一依祖父之舊，初宣帝嘗會諸儒於石渠閣，論定五經同異，至是脩其故事，詔諸儒集議於白虎觀，討論大義，校定遺文，帝親臨決定之，書成，名曰白虎通義，傳之至今。明章以後，而漢政衰矣。初明帝時，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印度，求其道，得佛經及二僧以來，帝為立白馬寺於洛陽以居之，使宏其教，而楚王英最先好之，佛教之流入中國，自明帝時始也。

〔註〕 佛教之祖，為釋迦牟尼。當中國周昭王二十六年時，釋迦生於中印度之迦比羅城，年八十二滅度。至周宣王時，印度王定其教為國教。戰國時已傳入中國。列子所謂西方有化人，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即指佛也。秦始皇時有沙門寶利防，齋佛經來化，漢武破匈奴，得金人，懸其象於甘泉宮，是為佛像入中國之始。明帝夜夢金人，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以白馬負經及佛像至洛陽，舍於鴻臚寺，使二僧譯經四十二章，立白馬寺以居之，是為中國君主信佛及佛經入中國佛舍稱寺之始。茲謂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蓋未暇深考，特附記於此。

〔註〕 ①〔石渠閣〕在陝西未央宮北，蕭何所建，以藏秘書。②〔白虎觀〕宮殿名，即洛陽北宮。

二 南北匈奴之分立

恭服于
盧芳

匈奴內
亂

始分南
北兩部

祭彤北
伐

初王莽之篡也，好改易漢家官制名號，改匈奴爲恭奴，單于爲服于。匈奴不肯受，復叛中國。安定人盧芳者，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起兵鄉里，更始既亡，芳不能自存，請降於匈奴。匈奴迎之，立爲漢帝，屢導北虜入寇，爲北方患。後來降，光武帝封爲代王，使處塞下，已而復反，奔匈奴，卒死虜中。時西域諸國直中國之亂，復爲匈奴所役，苦其重斂，皆思屬漢，遣使奉貢，請仍設都護。光武以中國新定，不欲勞民遠征，閉關弗肯受，而鄯善車師等十八國，遣侍子入貢，願得漢都護。帝又弗許，遂復附匈奴。既而匈奴內亂，諸部大人自相攻擊，呼韓邪之孫比，本漢甥，素得衆心，南邊八部，遂奉爲單于，仍襲呼韓舊號，款塞內附，願永爲藩屏，扞禦北虜。光武用中郎將耿國議許之，於是匈奴始分爲南北兩部矣。漢徙南單于於西河郡之美稷，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護之。北單于亦遣使求和親，漢以新受南單于降，弗之許，及再至，乃許之。及明帝時，恐南北匈奴之締交，特設度遼將軍，營於五原，以隔絕其交通之路，已而復遣太僕祭彤都尉竇固等，率師北伐匈奴，取伊吾廬地，北匈奴遂衰。於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乞降，黨衆離叛，不能自立。

註

①【安定】今甘肅固原縣。②【鄯善】西域國名，今新疆鄯善縣。③【車師】今新疆吐魯番

縣。④【呼韓邪】為匈奴南部。⑤【美稷】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中旗。⑥【五原】秦九原郡

今山西歸綏道五原縣。⑦【伊吾廬】今新疆哈密縣。⑧【屈蘭儲】北匈奴之一部，在今外蒙古。

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皆郡名，在今山陝長城外一帶。

三 北匈奴之亡

南匈奴
謀併北
匈奴

竇憲北
伐燕然勒
石固

和帝初年，南單于謀并北匈奴，上言累世承恩，恆思自效，今北虜兄弟爭立，部落離散，宜及時出師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使漢室長無北念。時竇太后臨朝，命羣臣集議，皆以為匈奴未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微功萬里之外，非社稷之福。會太后弟憲殺都鄉侯暢，畏罪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贖死。太后許之，以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及郡國兵，合南單于所部北伐，與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單于遁走，憲進臨私渠北鞬海，登燕然山，勒石銘功，昭漢威德，從事班固之詞也。憲既班師，以北虜微弱，欲一舉滅之，遣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復大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漢兵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秦漢以來，出師之遠，所未有也。北單于既亡，其弟自立為單于，請効南部故事，

袁安

亡北匈奴

憲欲許之，袁安以爲宜令南單于仍反北庭，既省供億之煩，又杜異族亂華之漸。然太后卒從憲議，册立北單于，俾長北庭。及憲誅北單于復叛，遣兵追斬之，北匈奴由是遂亡。鮮卑徙據其地，部衆漸盛，卒爲邊患。南單于久居塞下，與漢民雜處，終漢之世，叛服不常，數勞征討，至於西晉，遂成五胡之亂，議者乃服袁安之先見也。

〔註〕稽落山之役，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責憲請贖罪，遽令行師，此舉當得謂有名。幸北虜微弱，得微律成功，雖燕然勒石，固不得與班氏父子相提並論也。

〔註〕①〔稽落山〕在漠北，唐置稽落州，蓋因山而名。②〔私渠北提海〕在外蒙古杭愛山下。③〔

燕然山〕即杭愛山麓，在外蒙古。④〔金微山〕在漠北，去朔方五千餘里，或謂即阿爾泰山。⑤〔鮮

卑〕古東胡之遺族，屬東胡種，初據遼東，漸移至河西，遂徧布朔北。

四 班超定西域一

初光武帝時，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設都護。光武弗許，諸國遂附匈奴，與共寇河西。及竇固北伐，取匈奴伊吾廬地，欲效武帝故事，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因以班超爲假司馬，遣使西域，超字仲升，扶風人也。家貧，初至洛陽，爲官傭書以養母，嘗投筆歎曰：一

投筆從戎

燕頷虎
鄒超至

三十六
人殺虜
使

一國震
怖

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一有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及奉命使西域，初至鄒善，其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今安在？」侍胡皇恐，具道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慨然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今虜使到，裁數日，鄒善禮敬已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虎狼食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惟有乘夜，以火攻之，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也。」衆曰：「善。」初夜，超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則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焚死。於是召廣來，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諭告漢威令，納子爲質，還報固，固喜，上超功，請選使往鎮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使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使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辭曰：「願得前所將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

①〔西域〕凡五十餘國，俱在今新疆及葱嶺迤西一帶。②〔河西〕今甘肅西北部。③〔伊吾

廬〕今新疆哈密縣。④〔鄯善〕西域國名，今新疆鄯善縣。

五 班超定西域二

班超服
于寘

班超服
疏勒

是時于寘王廣德新破莎車，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廣德禮貌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王，何故向漢？漢使有駿馬，亟殺以享我。廣德使就超求馬，超謂得其故，陽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即斬其首，以致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知超在鄯善前事，大皇恐，亟攻殺虜使，詣超降。超重賜其王，以鎮撫之。時龜茲王建，據有北道，攻破疏勒，立龜茲人兜顯爲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其都九十里，遣從吏田慮先入，出不意，縛兜顯以來，而立故王兄子忠爲疏勒王。國人大悅，明帝之崩，焉耆王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數發兵圍疏勒。超與忠力守歲餘，章帝恐超孤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還。疏勒舉國憂恐，有自剄者。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安忍棄之。」抱超馬足，不得行。超不得已，更返疏勒。自超去後，疏勒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疏勒復安。超欲因此盡平諸國，上疏請兵，帝可其奏，以千人給之，拜超爲長史。時莎車

班超服
莎車龜
茲

班超服
焉耆
定遠侯
班昭上
書

方強，疏勒王忠陰與通謀，懷反側，超知其姦，即召忠斬之。遂發諸國兵，擊莎車，龜茲諸國救之，超揚言曰：「今兵少不敵，莫如各散去。期夜分，待鼓聲而發。」故使人洩其謀，龜茲王大喜，自將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從東道邀于寘，超偵知二虜已出，急勒所部，馳赴莎車營，大破降之。龜茲等皆潰去。由是威震西域，月氏及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朝廷嘉其功，乃拜超為都護。時諸國惟焉耆未下，超又發八國兵討降之。西域五十餘國咸納質內屬，以功封定遠侯。時和帝永元五年也。超年老多病，思還鄉土，屢上書求代，未得請。其妹昭又上書言之，辭絕痛。帝乃詔超還，而以任尙代之。

〔註〕 班超誅詐降，與傅介子誘斬樓蘭，其蹟相類。然彼猶失信，此乃燭奸，功實過之。聞超初往西域時，有譏超者，章帝不聽，故卒能成功。則超之遭遇，又出馬援祭彤上矣。

- 〔註〕 ①【于闐】西域國名，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
- ②【莎車】今新疆莎車縣。
- ③【南道】即天山南路，在今新疆南部。
- 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
- ⑤【北道】即天山北路，在今新疆北部。
- ⑥【疏勒】今新疆疏勒縣。
- ⑦【焉耆】今新疆焉耆縣。
- ⑧【溫宿】今新疆阿克蘇縣。
- ⑨【月氏】在今俄屬中亞細亞南部。
- ⑩【姑墨】今新疆拜城縣。
- ⑪【定遠】今陝西漢中道鎮巴縣。

六 班勇定西域

任尙

班勇平西域
敗匈奴

破車師

降焉耆

甘英使大秦
吾國入歐之始

班超之歸也，任尙代爲都護，超臨行，尙求教言。超曰：「君性頗嚴急，夫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矯之以簡易。」尙謂人曰：「我以爲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超去後，尙果失邊和，如超言。安帝卽位，遂棄西域，不復置都護，北匈奴餘衆，復連合諸國，據有北道，數爲邊患。鄧太后聞超子勇有父風，召問計，勇曰：「要功荒外，師無後繼，是示弱於外夷也，敦煌舊有營兵，今宜復之，仍設西域長史，出屯樓蘭。」太后從之，復敦煌營兵。安帝親政，以勇爲將兵長史，出屯柳中，勇擊走匈奴之留屯車師者，又擊車師，獲其王。順帝時，勇大發諸國兵，擊走匈奴，西域復屬漢，惟焉耆未降，明年，漢遣張朗與勇合擊焉耆，朗先期至，受降而還，勇以失期後至，徵下獄免官。勇去後，漢威不復行於域外，而中原多故，亦無暇事遠略矣。當兩漢之世，羅馬統一歐州中原，東兼小亞細亞之地，與安息諸國隣，幅員文物，與漢相若，漢人謂其國曰：「大秦。」以其人平正，有類中國人也。班超在西域時，遣其椽甘英，西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不得度而還，是爲吾國人入歐洲之始。時羅馬人相傳，東方有大國，所產錦至美，蓋指吾國也。其東境賈

歐人東來之始

人時時有踰葱嶺，以達西域者，得漢之錦綺以歸，羅馬富人甚珍惜之，至與黃金比價，由是其王恆欲通使中國，而常為安息諸國所遮，不得達。桓帝時，羅馬王安敦，乃遣使泛海抵日南，是為歐人東來之始，其後復絕。

註

①【敦煌】今甘肅敦煌縣。②【樓蘭】即鄯善，今新疆鄯善縣。③【柳中】在今鄯善縣。④

【車師】今新疆吐魯番縣。⑤【焉耆】見上節。⑥【羅馬】歐洲古大國，今為意大利。⑦【小亞

細亞】亞洲土耳其之一部，北為黑海，西南接地中海，土耳其人希臘人及猶太人雜居之。⑧【安息】

今波斯地。⑨【大秦】即歐洲羅馬帝國，其時西域稱中國為秦，而羅馬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名。

⑩【葱嶺】在新疆疏勒之西，為亞洲山脊，中國大山發源處也，其東入新疆者有二幹，曰崑崙，曰天山是也。⑪【日南】秦之象郡，即今之安南也。

七 西羌之亂一

安帝以前之羌禍

西羌之亂，為東漢中葉後一大事。起於安帝時，訖靈帝而始平，竭天下之力，以靖一隅之寇，海內蕭然，馴致亡國，皆羌亂為之也。初馬援平羌，徙其降人於各郡縣，久之，漸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頗有叛者，郡邑發兵掩捕，或殘殺無辜，諸羌愈驚懼，同時

鄧隲
任尙
州議棄涼

虞翻增
竈

杜季貢

三州虛
耗

並起。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而有司畏懦不能制，詔鄧隲任尙督兵討之，官軍大敗，羌勢益熾，西擾涼州，內侵三輔，朝廷憂之，至議棄涼州，虞翻力言三不可，乃止。鄧太后聞翻有將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翻於陳倉，翻卽停軍不進，宣言請益兵，須到乃發，羌聞之，散鈔旁縣，翻日夜兼程百餘里，令吏士人作兩竈，日增倍之，羌謂漢兵大至，不敢過，翻始得達郡治。時郡中見兵，不滿三千人，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翻引軍救之，令軍中強弩皆勿發，止用其弱者，羌以爲矢力小，不能傷人，并兵來攻，翻乃命以強弩二十，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敗退，翻恐其復至，悉陳其衆，令從東門出，轉北門而入，衣服互易，周而復始，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翻設奇掩擊，斬獲無算，賊始潰散，未幾，任尙募人刺殺羌酋杜季貢，諸羌無所主，乃詣將軍鄧遵乞降，西垂得暫時息肩，計自羌叛十餘年，軍旅之費，凡用二千四百餘萬，死者不可勝數，并涼雍三州，爲之虛耗。

評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插旣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虞翻三不可，實籌邊至論，古今來藉寇齎盜，皆巽懦無識者，姑息養成之，可勝慨嘆！

註 ①【西羌】即馬援所平之先零羌也，時多散居天水扶風隴西等郡，在今陝甘一帶。②【涼州】

今甘肅平涼縣。③【武都】郡治，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④【陳倉】在今陝西鳳縣西北。⑤【赤

亭】在今甘肅成縣西南。

八 西羌之亂二

順帝時
之羌禍

馬賢

桓帝時
之羌禍
段熲

皇甫規

諸羌既平，邊垂幸無事，歷十有餘年，至順帝時而復叛。朝廷以將軍馬賢老於兵事，屬以平羌之任，梁商以為賢年老，不如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日以聲色自娛，士卒勞苦，曾無顧恤。馬融、皇甫規皆策其必敗，既而果敗沒。賢及二子皆死，東西兩羌遂大合，進寇三輔，焚燒園陵，京師震恐，帝為徙邊郡於內地，屯重兵於畿輔以防之。明年，羌降，始罷軍屯。桓帝即位，兩羌復反，轉寇并涼三輔諸郡，段熲討之，頗有斬獲，而刺史郭閔思分其功，稽留熲軍，使不得進，羌勢復熾，乃歸罪於熲，熲坐下獄。皇甫規代之，時關隴隔絕，重以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躬親撫視，料理醫藥，三軍感悅，東羌相率來降，涼州復通。規劾奏牧守之貪暴，及詔事權貴，倚勢虐民者，或免或誅。西羌聞之，亦翕然反，善十數萬口，咸詣規降。規罷去，繼任者撫馭失宜，降羌復叛。桓帝召熲，詢以征討之策。

段熲平
西羌

熲上書，略謂：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又起，請以精騎五千，步卒萬人，三冬兩夏，可以破盡。帝壯之，悉允所奏。熲以萬餘人，齎十五日糧，深入羌中，羌衆頗盛，熲語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成功，退則必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虜衆披靡，遂大奔潰。熲乘勝進擊，餘黨窮山深谷，搜捕殆遍。於是諸部悉平。熲行軍仁愛，士卒被傷者，躬爲裹創施藥，在邊十餘年，未嘗一夕安寢。將士樂爲死戰，故能所向有功。

〔註〕西羌之禍，幾與東漢相終始。蓋自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煎當亂邊，馬伏波遷之三輔，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無怪其狼子野心，始終叛亂。及至段熲窮追奮擊，前後百八十戰，斬獲數萬千級，費用至四十四億，羌禍雖平，然漢亦大困矣。

〔註〕〔東西兩羌〕當時羌分東西兩種，燒當之種，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是爲西羌。先零之種，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是爲東羌。

第三章 東漢之衰亡

一 宦官外戚之禍

明德馬后

章帝竇后

外戚之禍 宦官之禍

西漢二百餘年，外戚專橫之時代也。東漢二百餘年，外戚與宦官迭爲勝負之時代也。自光武中興，綜攬大權，懲於王氏之禍，嚴戢戚里，不使預政，貴戚皆遵法度，莫敢自恣。明德馬后，援之女也。賢明好學，明帝之治，賴其內助。然性行謙謹，章帝卽位，數欲貴諸舅，后輒不許。諸馬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訖免禍敗。后族之盛，自章帝竇后始也。后有盛寵於章帝，昆弟皆貴盛用事，遂再開外戚預政之端。其後國統屢絕，權歸母后，外立者五帝，臨朝者六后，定策宮禁，委政父兄，貪立幼穉，以久其勢。於是外家權勢驟盛，不肖者驕恣不軌，固蹈危亡。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禍敗相踵，身死族夷，國隨之滅。自古外戚之禍國，未有如東漢之甚者也。又女主聽政，不接朝臣，乃任用奄人，傳宣使令，宦官始得漸預政事。於是一朝之始，其新主患前朝后族之專，而廷臣疎遠，無可與謀，輒引進二三奄寺，與商密計。及所謀得志，而宦官之專橫，抑又甚焉。後此之后族，又假新盛之勢，傾宦官而代之，展轉相仇，互爲起伏，前仆後起，毫無覺悟，而國計民生之受其禍者，乃不堪問矣。茲綜其前後禍敗之由，及歷朝授受之大事，詳其始末，二百年之形勢，略具於是矣。

和帝
竇憲專
政
崔駰貽
書

袁安流
涕

鄭衆

鄧皇后

安帝

杜根

二 和帝時之戚宦

章帝之崩也，和帝幼沖，太后臨朝聽政，弟竇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外宣詔命，兄弟四人，並典樞要，權寵赫奕。崔駰貽書戒之，憲不悟，既定北虜，益矜功驕縱。士大夫有睚眦怨，輒誣以重罪，或竄或死，奴客奪人財貨，略人婦女，有司不敢詰，公卿大夫，皆望風承旨，無敢違者。惟司徒袁安，正色立朝，數加裁制，憲憚其德望，弗敢加害也。安目覩天子幼弱，后族專橫，每朝會進見，與同列語及國事，未嘗不嗚咽流涕，自天子及大臣，咸倚賴之。安卒，以憂憤發病薨，朝廷爲之奪氣。帝漸長，惡憲專橫，思誅之，而朝臣無可共語者，且慮爲太后所覺，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謀之。會憲等班師還京師，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備非常，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以列侯就國，爲選嚴能吏督察之，迫令自殺，諸弟皆死。和帝在位十八年而崩，無嫡子，庶子隆生纔百餘日，鄧太后立之，是爲殤帝。鄧后爲皇太后，臨朝，其明年，殤帝又崩，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和帝兄子祐，立爲和帝。後是爲安帝。於時安帝年十三矣，太后猶戀政權之在己，不肯歸政，羣臣以撤簾請者，率遭斥逐，議郎杜根嘗極論之，太后大怒，撲殺之，以囊盛其尸，棄諸城外。

鄧騭殺

得蘇，變姓名亡命，乃得免。后勤政愛民，在漢室不失為賢后。騭亦頗忠謹，不敢如竇氏之驕橫，徒以久戀政權，安帝頗庸闇，諸被裁抑，心不能平，重以宦官宮妾，離間兩宮，怨隙日深，及后崩，帝親政，遂與宦者江京謀廢鄧氏而殺騭。

〔註〕

昔李鴻章使歐洲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問以謀國之道，俾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可如何矣。」觀于竇后臨朝，外戚擅政，袁安以三公之位，憂勞王室，至於嗚咽流涕，不可謂不誠懇至極矣。然於國計民生，卒無毫末之補，球然則俾相之言，豈不信哉！

〔註〕

○【定北虜】指擊北匈奴勒石燕然事。○【執金吾】官名。漢置，掌徼循京師，即今之禁衛軍也。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三 安帝時之戚宦

乳母王聖 李閏 江京 楊震

初，安帝之少也，頗有令譽，故鄧太后立之。及長，漸闇劣，數失后意，帝乳母王聖者，儉人也，疑太后有廢立之志，與宦者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於上前，上忿懼，太后崩，鄧氏坐廢，聖及女伯榮與京、閏、豐等用事於中，帝舅耿寶、皇后閻氏兄顯並典禁兵，與政事，內外相扇，競為侈虐，天下怨之，漢業由是衰矣。太尉楊震數上書極諫，帝不省。震弘農

關西孔子

四知

閻顯

北鄉侯

孫程
順帝

人貧而好學，諸儒稱爲關西孔子。鄧隲聞其賢，辟爲掾屬。洊至三公，爲太守時，其故人
有以夜^父見者，懷金相遺。震謝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客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客慚而去。位至太尉，子孫常蔬食步行。
嘗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不亦善乎！」聖等亂政，震遇事裁抑，衆皆怨之。樊豐
等遂譖諸上曰：「震鄧氏故吏，常懷怨望。」上怒，遽遣使者策收震印綬，勒歸本郡。震
行至洛城西夕陽亭，飲醜而卒。震亡後，羣小益無忌，初閻后無所出，鄧太后立上庶子
保爲皇太子，后不平，乃與聖等共譖之。上遂廢保爲濟陰王，安帝旋崩，后與兄顯定策，
立安帝從弟北鄉侯懿爲天子，尊后爲太后，臨朝聽政。顯既得志，忌耿寶及王聖母女
之分其權也，迫寶自殺。聖伯榮徙邊，於是大權悉歸閻氏。未幾，北鄉侯亦病卒，小黃門
孫程等十九人，合謀勒兵，斬江京，閻顯，迎濟陰王而立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旋
以憂崩，閻氏遂滅，封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專制之國，其權往往不在君主，不在大臣，而在於一二近習，竊弄威福，毒痛天下，而外廷臣工，熟視束
手而未敢誰何。稍一忤之，言出而禍隨矣。楊震以累朝清德，位居台鼎，樊豐王聖，一織豎耳，忌其忠鯁切直，

朋謀交潛，竟迫殺之。蓋淫狐誦鼠，憑籍城社，其威力亦吁可畏哉！至鄧衆孫程，並以閹人定策封爵，漢祚日替，此爲一大關鍵。北門之禍，何待後日始見耶？

註 ①【弘農】郡治今河南靈寶縣。 ②【夕陽亭】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四 順帝時之戚宦

順帝既長，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后父商以大將軍輔政。商故儒者，既秉政，頗親近忠賢，海內翕然，稱爲良輔。商卒，其子冀代爲大將軍，縱暴專恣，媼戚滿中外，悉剝民自養，於是海宇騷然，盜賊並起。帝遣張綱等八人分行天下，撫安州郡。綱慨然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因抗疏劾冀罪惡十五事，帝雖知其忠，然牽於后故，弗問也。帝崩，太子炳立，是爲沖帝。明年又崩，梁太后徵清河王蒜，與樂安王子纘至京師，蒜長而嚴重，公卿歸心，太后與冀利纘幼沖，卒立纘，是爲質帝。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因進毒殺帝。冀大會公卿，議所立，太尉李固、鴻臚杜喬請立清河王，冀怒，白太后策免固官，以蠶吾侯志庸閣，遂迎立之，是爲桓帝。清河王貶爲侯，旋迫令自殺，固喬皆下獄死。固正色立朝，士大夫倚以爲重，及其死，善類奪氣，馬融以

梁冀專恣 張綱劾 沖帝 質帝 跋扈將軍 李固 杜喬 桓帝

梁冀欲
效王莽

單超謀
誅梁冀

博學高文，爲時所重，冀之劾固，融實爲草奏，天下恥之。冀專政十九年，凶恣日甚，威行內外，所破滅數千家，皆掠其資財婦女，民不聊生，羣起爲寇。冀以霍光自比，朝會與公卿絕席，欲效王莽所爲，諷人上書頌功德，百官除授，皆先詣冀宅，帝久不平，特屈於太后，不敢言。及太后崩，始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密謀誅冀，計議已定，卽勒兵守護殿門，下詔收冀印綬，卽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時事從中發，公卿皆不與聞，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悉慶更生焉。

〔註〕 梁商甫歿，冀卽代起，此實王風覆轍，東漢之不爲梁氏竊者幾希。桓帝與宦者謀誅之，然冀死而五侯之亂又起，所謂抱薪救火，豈曲突徙薪之計也哉！

〔註〕 〔跋扈將軍〕 跋扈，猶強梁也。漁者插竹編取魚，謂之扈業。大魚跋扈而出，故名強梁爲跋扈。此以

喻梁冀。

五 桓靈時之黨獄一

五侯
黨獄

梁冀既誅，單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始誅冀，海內皆私相慶幸，以爲治平可期，既而五侯專政，宗親黨羽，布滿中外，荼毒民生，乃更甚於冀，於是清議興而黨獄起。

周福
房植

宗資
范滂
成瑨
岑旺
郭泰
賈彪
李膺
陳蕃
劉瓛
張儉

賈彪
西行

矣。初桓帝之爲侯也，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於朝，鄉人尊之曰：「天下規矩。」而譏福爲因師獲印，二家賓客，互相譏誚，由是甘陵有南北部之分，黨人名始此。汝南大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守成瑨，亦委任功曹岑旺，皆疾惡如仇，而滂尤剛勁，常有澄清天下之志。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爲之冠，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稱膺爲天下模楷，蕃爲不畏彊禦，中外成風，競相與臧否人物，譏切政事，奄黨益側目矣。成瑨與太原守劉瓛，收捕宦官黨與，爲害鄉里者，於赦後殺之，宦官訴諸帝，悉坐徵下獄死。山陽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儉尤惡宦寺，殺其族人犯法者數人，超亦得罪，陳蕃力爭之，不能救。李膺爲河南尹，亦於赦後案殺宦官黨人，宦官乃教人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謗朝廷，共圖不軌。帝聞之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陳蕃不肯署奏，帝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范滂、杜密之徒，二百餘人。使者四出追捕，蕃復極諫，帝策免之，朝臣震栗，莫敢言者。賈彪與皇后父竇武有舊，慨然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武，令上疏解之，且教膺等獄辭，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亦頗懼，乃說帝赦黨人，然猶禁錮終身。」

註 ①【甘陵】今山東清平縣。 ②【汝南】今河南汝南縣。 ③【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④【太

原】今山西太原縣。 ⑤【山陽】今山東滋陽縣。

六 桓靈時之黨獄二

膺等已廢錮，而聲名愈高。范滂之南歸也，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乘，海內之士，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及劉淑爲三君，而李膺等三十二人，爲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俊者，人之英也。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及者，能導人爲善也。廚者，能以財救人也。會桓帝崩，無子，竇后臨朝，立解瀆亭侯宏爲帝，是爲靈帝。武爲大將軍，蕃爲太尉，同心輔政。天下翕然，想望治平。於時五侯之屬，悉已前死，宦者之長，爲曹節、王甫，蕃武相與謀，誅戮宦官，以鋤禍本。密奏諸太后，太后不忍，弗之許。事遂洩，節等相與歃血同盟，夜擁帝御前殿，執蕃殺之，將禁兵圍武第，武自殺，親姻悉誅。遷太后於南宮，旋以憂崩。節等更專國政。其次年，節又諷有司，奏捕諸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餘人，下獄拷死，妻子皆徙邊。凡與宦官有睚眦之怨者，皆指爲黨人，死徙廢禁，至六七百人。其門生故吏，親族在位者，悉免官。錮及五屬，郭泰慟哭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

三標 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 王曹靈八八八三 甫節帝廚及顧俊君

殺陳蕃 竇武

郭泰

申屠蟠
土室
黃巾賊

爰止于誰之屋耳！秦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極論，故雖處危邦，而禍敗不及焉。初，范滂等名震中外，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事之。太學諸生，爭慕其風，以為直道將行，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乃居士室中，絕跡自晦，及難作，唯蟠超然，免於指摘。後數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疆為帝言黨人之寃，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咸歸故郡，而朝野崩離，綱紀文章，皆蕩然矣。

〔評〕和帝誅竇憲而封鄭衆，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其事自相倚伏。至竇武何進被殺，則外戚直在宦官掌握之中矣。太阿倒持，勢難孤立，故西漢亡於外戚，而東漢亡於宦官，可不戒哉！至三君八俊八及八廚，更相標榜，卒罹鉤黨之禍，可為虛聲阿附者之炯鑒矣。

〔註〕①【三君】竇武、陳蕃、劉淑。②【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③【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辛陟。④【八及】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霍超。⑤【八廚】度、尚、張邈、王者、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

七 黃巾之亂

桓靈之世，奄宦弄權，毒流四海，民心思亂，不逞之徒，假神仙符呪之術，以收拾人心，於

張角

太平道

天公
地公
人公

八都尉

盧植討
黃巾
讓父忠
母

是無告之民，羣往趨之，而大亂起矣。鉅鹿有張角者，奉事黃老，呪符水，爲人療病，號曰「太平道」。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僞造讖文曰：「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奉其道者，悉戴黃巾於首，以爲標識。十餘年間，徒衆至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角遂分爲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亦六七千，各立渠帥。宦官之家，多奉其教者，故有司奏請禁捕，咸置不理。由是徒黨愈盛。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京師寺門及州郡官府，悉以白土書甲子字。期中平元年三月舉事，約宦者封譚徐奉爲內應。未及期，謀洩。角等知事已露，馳檄諸方，一時並起。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以黃巾爲識。人謂之黃巾賊。所在焚掠，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安平甘陵，各執其王以應賊。京師大震，置八都尉，領兵分屯近畿以備之。既而隴右羣羌亦乘機蠢動，內外并急。帝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出內帑錢帛，以頒軍士。中常侍呂疆言：「黨錮積久，人心怨憤，若不亟赦宥，將與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以盧植及嵩分領之，以討黃巾。帝庸闇甚於桓帝，時曹節王甫已死，宦官用事者爲張讓趙忠。帝恆呼讓爲父，呼忠爲

十常侍

黃巾平

帝辨
何進
袁紹

母讓忠忌呂疆直言，共譖殺之，向栩張鈞請斬十常侍頭，以謝天下，則黃巾不戰自平。帝怒曰：「十常侍中，豈遂無一人善者耶？」宦者遂誣栩鈞為賊內應，悉收殺之。既而諸將奏捷，角及其弟梁寶先後就誅，黃巾悉平，而海內蕭然，國事不可為矣。

張角左道惑衆，積十餘年，未聞有捕治之者。而郡縣反言其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卒致養癰貽患，滋蔓難圖。八州牧伯，庸懦乃爾，時事尚可問乎！至於靈帝，竟呼常侍為父為母，尤為千古奇談。時事至此，而欲國之不亡，何可得也。

①【鉅鹿】今直隸內鄉縣。②【安平】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③【甘陵】今山東清平縣。

④【十常侍】皆宦官，即張讓趙忠等十人。

八 何進召外兵

靈帝在位二十二年而崩，皇子辨即位，母何太后臨朝聽政。后兄進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袁紹者，安之後也。累世公卿，以豪俠雄於京洛間，為進所倚任，勸進誅宦官，以收天下之望。進數為太后言之，后未肯。紹為進畫策，召四方精兵猛將，使引向京師，欲以脅制太后。於時將軍董卓擁兵在河東，去洛陽最近，進使召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

陳琳諫
召外兵
蓋卓

張讓殺
何進

袁紹誅
宦官

邙山之
役

皇威，握兵要，雷霆立斷，何事不成，今更召外兵，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是以亂止亂也。一鄭泰、盧植皆諫，進並不聽，泰乃棄官去，謂人曰：「何公未易輔也。」卓性行凶暴，素有不臣之志，嘗從太尉張溫擊黃巾，數違溫節度，諸將皆勸溫誅之，以正軍法。溫逡巡未忍，卓益驕蹇，不用命。及聞進召，則大喜，兼程南向。已而進更狐疑，復遣使止卓。紹恐進變計，因以危言脅之，進復從紹言，促卓上道。荏冉數日，其謀頗洩，張讓等相與密計，伺進入見太后，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中戶下，進出即斬之，宣言大將軍謀反，奉太后詔誅之矣。進頗得士心，將士聞進死，莫不憤怒。紹與弟術因帥之入宮，張讓劫太后，少帝及帝弟陳留王協從複道走北宮，袁紹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死者數千人，至有無鬚而誤殺者。讓等困迫，遂脅帝與術留王等步出穀門，夜走小平津，公卿無知者。至河上，紹兵已追至，張讓等皇懼，皆投河死，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而行，宿邙山民舍中。

註 ①【穀門】洛陽正北門。 ②【邙山】即北邙山，在洛陽縣北，今邙山北有雜舍，即帝與陳留王宿處。

九 董卓之亂

董卓廢立

獻帝 袁紹起兵討卓

明日，卓亦引兵至，與公卿奉迎於北邙。帝驟見軍威，震懾失次，與卓語，不能了了。卓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之，自始至終，無少遺闕。卓心賢之，由是有廢立之志。卓初入京，部下不滿三千人，已而何進部曲悉歸之。卓又殺丁原而并其衆，軍勢驟盛，乃諷朝廷免司空劉弘，以己代之。卓與紹從容語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使人憤毒，陳留似可。今欲立之，不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年矣，兆民戴之，今上未有失德，而公欲廢適立庶耶？」卓按劍叱曰：「豎子何卓敢爾，謂董卓刀不利耶？」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刀橫揖而出，逃奔冀州。卓遂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爲帝，是爲獻帝。少帝及太后旋被弒，卓自爲相國，紹奔冀州，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紹爲盟主。卓既專政，見洛中貴戚第宅相

鎮 討 卓 表

人名	官名
袁紹	渤海太守
袁術	後將軍
韓馥	冀州牧
孔伋	豫州刺史
劉岱	兗州刺史
張邈	陳留太守
張超	廣陵太守
王匡	河內太守
袁遺	山陽太守
橋瑁	東郡太守
鮑信	濟北相
孫堅	長沙太守

徙都長安

二百里內無雞犬

王允 呂布

望，金帛充溢，遂縱兵焚燒廬舍，剽虜資財，劫略婦女，貴戚既盡，又收諸富室，誣以罪惡而誅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數。及關東兵起，卓陰自畏，又見洛中殘破，欲徙都長安以避之，公卿有不可者，皆被殺，遂無敢言者。卓盡發洛陽居民數百萬口，以兵力挾之而西，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至長安者，纔什二三。乃縱火盡燒宮廟官府，及民居廬宅，二百里內，無復雞犬。車駕至長安，稍葺舊宮室而居之，時朝政無大小，咸委之王允。允外彌凶，內獎王室，卓雅信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皆倚重焉。

註

①【冀州】治鄆，今直隸高邑縣。

②【關東州郡】謂冀州韓馥、豫州孔伉、兗州劉岱、陳留張邈、廣

陵張超、河內王匡、山陽袁遺、東郡橋瑁、濟北鮑信等。

③【洛中】即洛陽，時稱東京，光武定都於此。

④

【長安】即陝西長安縣，時稱西京，漢高都此。

十 李傕郭汜之亂

卓凶暴日甚，自爲太師，車服威儀，僭擬王者。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二年儲，金銀錦綺，累如邱山，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則守此足以娛老」。王允爲司徒，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勇力過人，卓愛將也，每出入，恆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之，布走避。

李儼
郭汜

張濟

還都洛
陽

得免，由是陰懷憤怨，允窺其意，因厚結布歡，使爲內應。卓入朝，允伏勇士於宮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布應聲呼曰：「有詔討賊臣董卓！」徑持矛刺卓，立死，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吏士咸呼萬歲，百姓無男女，皆歡呼於道，酌酒相慶。以王允錄尙書事，與呂布共秉朝政。時卓故部曲李儼、郭汜等，尙屯關陝，允初與士孫瑞議下詔赦之，旣而不果，民間遂訛言，當盡誅涼州人，轉相恐動。儼等無所依，欲各解散。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儼等從之，遂舉兵相率而西，緣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數萬，聲言爲卓復仇。允與布方議城守，而布軍有內叛者，導賊以入，布單騎走出關，賊遂殺王允。儼等皆起羣盜，無遠略大計，旣得志，復爭權相鬥，無虛日。卓死時，長安居民尙數十萬，儼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矣。張濟自陝來，迎帝東歸，帝亦思返舊京，請於儼，十返乃得許，車駕旣發，儼復悔之，合兵來追，王師爲所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張濟亦與儼連和，將軍董承、楊奉招賊帥李樂爲援，帝乃得度河而北。次年七月，始還洛陽，宮室燒盡，百官皆披荆棘，依牆壁間，尙書郎以下，或至餓死。未幾，張濟入荊州，兵敗死。郭汜爲

曹操挾
帝徒許

其下所殺，李傕亦就誅，亂事始平。然帝既歸洛，曹操由兗州來朝，以洛陽殘破，遂挾帝南徙於許，於是政歸曹氏，天子守府，而漢遂亡矣。

○ 僮氾之變，始於賈翊報讎一言。詔雖自為救命計，而禍亂至不可復收。則其罪實浮於僮氾。至於王允，既誅首惡，對於脅從當一律赦免，以安反側。而乃議赦議罷，毫無斷制，以致釀成亂階，身死國亡，其又奚尤。

○ 鄆塢 在今陝西鄆縣北，高厚七丈，周一里一百步，積穀為三十年儲，號曰萬歲塢。○ 許

即許昌，今河南許昌縣。

東漢帝系表

- (一) 光武帝劉秀 在位三十三年
- (二) 明帝莊 在位十八年
- (三) 章帝烜 在位三十三年
- (四) 安帝祐 在位十九年
- (五) 順帝保 在位十九年
- (六) 冲帝炳 在位一年
- (七) 和帝肇 在位七年
- (八) 殤帝隆 在位一年
- (九) 少帝懿 在位七月
- (十) 質帝續 在位一年
- (十一) 桓帝志 在位二十一年
- 開 翼
- 仇 寵 鴻

「淑——同長——(十二)靈帝宏在位十二年廢帝辯

(十三)獻帝協在位十一年

三國

一 曹操之始起

三國大勢

治世能
奸亂世
義雄討
卓

大興耕
屯

三國者，蜀魏吳也。蜀昭烈帝備，為漢景帝之後，據四川。魏曹操據中原。吳孫權據江東。鼎峙六十年，干戈未息。其初大勢，魏最強，蜀最弱，而吳最逸。茲分述之。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其父嵩，中常侍曹騰之養子也。操少而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生業。時人未之許，獨橋玄重之，嘗語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許子將號知人，謂操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黃巾之亂，操討賊有功，及董卓弑逆，棄官歸鄉里，散家財，募兵討卓。時關東州郡十餘，同時並起義師，奉袁紹為盟主，然諸侯各顧其私，莫能相下。久之皆散去，操亦奪兗州而據之。會獻帝東還洛，操帥師入衛，遂以大將軍輔政。既挾帝遷許，遂大募民，屯田都下，自遭荒亂，天下乏食，軍行無所給，操用韓浩棗祗等議，始興畊屯，州郡皆置田官，以督農事，數年得穀百

曹操削
平羣雄

攻袁術
擊張繡

擒殺呂
布河南平

萬斛；操之征伐四方，不慮缺乏者，實賴此也。是時，袁紹并吞河朔，袁術稱帝壽春，張繡虎視南陽，呂布鴟張徐兗，皆操之勁敵也。操默察天下大勢，以為河南不平，則肘腋之患未除，不敢遠征河北，故其用兵也，先近而後遠，先弱而後強。袁術最驕，而兵力脆薄，故先擊之，術戰敗走，乃移兵擊繡，兩出師而後降之。呂布恃其驍勇，兵力極悍，伺操之遠征也，襲兗州而據之。是役也，操幾失敗，惜布恃勇輕敵，與其謀主陳宮不相得，宮言輒不見用，部下諸將漸離散歸操，布勢益蹙，乃出降，操執布并宮殺之。於是河南悉平。

【註】

①〔洛陽〕東漢都城，獻帝為李郭所劫，至是始還都。②〔兗州〕今山東滋陽縣。③〔許〕今

河南許昌縣。④〔譙〕漢縣，屬沛國，今為安徽亳縣。⑤〔河朔壽春南陽徐兗〕俱見下表。⑥〔河

南〕指袁術張繡等。⑦〔河北〕指袁紹。

三國初羣雄割據表

人名	割據	今地	存滅
袁紹	冀州	直隸山西一帶	其子譚尚為曹操所滅
袁術	壽春	江蘇安徽一帶	為曹操所滅

呂布	徐州	山東江蘇一帶	為曹操所滅
張繡	南陽	河南中部	為曹操所滅
公孫瓚	幽州	直隸東北部	為袁紹所滅
公孫度	遼東	奉天遼瀋一帶	其孫淵為司馬懿所滅
曹操	兗州	山東西北部	其子丕篡漢稱帝國號魏
孫策	江東	江浙湘贛等地	其弟權稱帝國號吳
劉備	豫州	河南西南部	漢亡即位蜀中號後漢
劉表	荊州	湖北一帶	其子琮降曹操
劉焉	益州	四川全部	其子璋為劉備所併
馬超	涼州	甘肅全部	為曹操所滅

二 袁氏之覆滅

義師之散也，袁紹奔冀州，執韓馥而奪之位。既乃出軍，稍稍擊幽并青諸州而并之，遂奄有大河以北，兵強國富，為諸侯最。而猜沮無遠略，獻帝之還洛也，有勸紹悉師入衛，

袁紹并吞河北

操殺董
承紹討
袁紹討

陳琳作
檄顏良
文醜譚
尚相攻
河北平

挾天子以臨諸侯，桓文之業可成；紹遲疑不決，而曹操已遷帝都許矣。紹聞操之爲大將軍，班在己上也，則大怒，操甫得政，人心未固，不敢與紹爭，乃示弱以驕之，奏以大將軍讓紹，而已爲司空。紹乃悅，既而操勢日盛，將軍董承與劉備謀誅操，事洩見殺。操擊備破之，備由青州奔袁紹。紹乃謀討操，其將沮授、田豐皆力諫不聽。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今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宜簡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遂進軍臨河，先傳檄宣操罪惡，主簿陳琳之辭也。操引兵拒紹，連戰，斬紹將顏良、文醜，皆萬人敵也。紹軍大震，遂屯官渡，授說紹堅壁自守，紹又拒之，遂大敗，授被執不屈死。紹歸，媿見田豐，先使人殺之，而後入。紹敗後七年，發病嘔血卒，未及定嗣，長子譚，少子尚，爭國相攻，譚旋降操以求救，操急引軍往，而尚亦引匈奴南單于之師以敵譚。操既破尚，斬南單于蹋頓，因迴師擊譚，斬之，尚戰敗，與庶兄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之，以其首獻操。袁氏遂滅。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彧三駕敵楚之術同，彧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略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①【冀州】今直隸高邑縣。②【幽并青】三州名，今直隸山東山西一帶。③【大河】即黃河。

④【許】見上條。⑤【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⑥【遼東】見上表。

三 劉先主之始起

劉備初起

討黃巾

公孫瓚

陶謙

領徐州牧

閉門種菜

袁紹既滅，於是大河南北，中原之地，悉歸曹氏，其與操競爭者，惟劉備孫權耳！備字立德，景帝子，中山王勝之後也。居於涿，少時，不甚喜讀書，好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能自顧其耳；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四方豪俠，爭結附之。黃巾起，擊賊有功，除安喜尉，會督郵以公事至縣，備往謁，不得見，怒，直入，縛督郵，杖之二百，遂棄官亡命，往依公孫瓚，瓚使守平原相，郡民有不嫌於備者，使客刺之，客不忍，反以情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陶謙為徐州牧，病篤，謂其下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州人相率迎備，備遂領徐州。袁術方謀并吞徐豫，聞之大怒，親帥師來攻，備方與術相持，而呂布乘虛來襲，虜備妻子，備不得已，旋師求和於布，讓徐州與布共之，妻子乃得歸。後卒為布所攻，乃棄州歸曹操，操得備大喜，表為左將軍。時操不臣之跡已著，備與董承等謀誅之，恐操見疑，乃閉門種菜，以示無他。一日，操邀備飲，酒酣，謂備曰：「天下

聞雷失

荆州劉

孫堅擊

黃祖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一備驚，手中箸落地，會雷聲驟發，始從容拾箸起，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使備出擊袁術，而承等事洩，被害，備乃奔袁紹於冀州，察知紹不可與共事，復之荆州，依劉表，表亦漢宗室，得備喜甚，以弟畜之。操之北征也，備說表引兵襲許都，表不能用。未幾，表卒，長子琦，不得立，幼子琮，襲其位。操聞表卒，自以大軍南伐，備拒戰不勝，琮遂降操。

註

①〔涿〕漢郡名，今直隸涿縣。

②〔平原〕今山東東臨道平原縣。

③〔徐州荆州〕俱見前表。

四 孫權之始起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年十七，爲縣吏，與父之錢漚中流，遇海賊，掠人財物，方據岸上，相與瓜分，行舟鱗次不敢進。堅曰：「此賊可擊也。」即操刀上岸，以手指麾，若部勒兵卒狀，賊望見，以爲官軍來捕也，急委棄財物，四散奔走。堅追斬得一級，由是名大顯。黃巾起，討賊數有功，洊至長沙太守。董卓之挾帝西遷也，諸州鎮皆起義兵，同盟討賊，然皆畏卓強，不敢進。惟堅提孤軍進討，大破卓軍，至雒陽，脩復諸陵，義軍既散，堅亦南還，依袁術。會術與江夏太守黃祖交惡，使堅擊之，爲祖軍士所射，中流矢死。長子策，字伯符，

孫策
周瑜

孫策定
江東

討逆將
軍
孫策謀
襲許

孫權

英果有父風，舒人周瑜者，當時名士也。策與之爲總角交，堅死時，策年甫弱冠，收召堅故時部曲，得數百人，往依袁術。術奇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不恨矣！」悉授以父兵，使平定江東。策行時，衆裁千餘，比至歷陽，已五六千人。渡江而東，所向無前，而軍令整肅，人以其畏而愛之。策爲人美姿容，好笑語，性情闊達，能受盡言，是以士民見者，莫不欣心，樂爲致死。江表既定，會袁術僭帝號，策遺書絕之。曹操專政，知策有大志，而方與袁紹相持，力未能討，乃陽與厚善，表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且與結昏姻，以羈縻之。操之拒紹於官渡也，悉師以出，許下空虛，策偵知之，密治兵，部署諸將，謀乘虛襲許，迎漢帝未行，而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攻破吳，殺貢，客挾貢少子，間行得免，會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狙擊傷策，創重遂不起。策無子，呼弟權，授以印綬，命周瑜張昭輔之。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成霸業，夫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言終而卒，時年纔二十有六。

田豐說袁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才，不能用，卽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

用兵，足與操埒，使鼓行直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會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爲之歎！

- ①【富春】今浙江富陽縣。②【錢唐】今浙江杭縣。③【長沙】今湖南長沙縣。④【雒陽】今安徽舒城縣。⑤【舒】今安徽舒城縣。⑥【歷陽】今安徽和縣。

五 孫劉之合從

諸葛亮
徐庶
崔州平

臥龍

三顧草廬

隆中定策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蚤喪父，隱於襄陽之隆中，躬耕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未之許也。惟徐庶崔州平深奇之。時劉備依荊州劉表，庶言於備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可與俱來。」庶曰：「此人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許諾，三往然後得見，因屏人語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孫氏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所資，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將軍以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能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北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師，以出秦

如魚得水
當陽之戰

孫劉合從

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由是與亮情好日密，嘗謂人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得水也。」曹操南征，劉琮遣使迎降，備奔江陵，操追之於當陽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趙雲、張飛等數十騎走。趙雲抱備子禪，適與關羽船會，遂俱至夏口。亮請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援於孫將軍。」備許之。時權方擁衆屯柴桑，觀望成敗，亮說以合從拒操之利，權猶豫未決，亮以語激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

隆中數語，諸葛亮於劉備竄身無所之時，劉表尙在之日，而能決定以荊州爲起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後日六出祁山張本，真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蓋嘗因而論之，諸葛亮因劉備三顧之誼，一念感激，遂效馳驅。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用人者，不必有他術，但能使人感激，便足得人死力矣。然使粗豪之人感激易，使十君子感激難。使粗豪之人感激，不過聲色狗馬，以壓其欲，高官重祿，以快其心，如漢高之用韓彭可矣。至於十君子，則非區區爵賞所能動其心，必須有不世之知契，推誠之待遇，所謂以國士遇我者，然後以國士報之也。觀備之於亮，作合之始，其知契爲

何如，臨終之託，其待遇又何如，君臣之間，逾於骨肉，宜乎亮之誓死圖報也。往嘗謂三國之君，均能用人，曹氏以智術相取，孫氏以情義相孚，惟劉氏則推誠相待，故尤能得高尙之人材也。

①〔陽都〕故城在今山東沂水縣南。②〔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山畔有草廬，

其下爲躬耕田，縣南十里有臥龍山，二十里有伏龍山，皆以武侯得名。③〔漢沔〕即漢水沔水，在今陝

西湖北一帶。④〔南海〕在今兩廣之南。⑤〔吳會〕即今蘇州。⑥〔巴蜀〕今四川。⑦〔宛洛

〕俱在河南。⑧〔秦川〕即關中今陝西省。⑨〔當陽長坂〕在今湖北當陽縣。⑩〔夏口〕今湖

北夏口縣，即漢口也。⑪〔柴桑〕縣名，故城在江西九江縣，其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縣以山得名。

六 赤壁之戰

曹操之南征也，衆號八十萬，既下江陵，遂以舟師順江而下，至赤壁，然士卒皆北方人，頗不慣南土之卑溼，患疾者多，初交戰，輒不利，乃斂軍退傍北岸。瑜等在南岸，相持久不決，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吾觀操軍船艦，皆用鐵鑊鉤連，首尾相接，緩急不能自運，是可燒而盡也。」乃先遺書報操，詐稱願降，與約期相迎，至日，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引次俱前，而前取輕利戰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使盈艦中，灌

赤壁塵

黃蓋獻

東南風急

飛埃盡赤

先主得荊州

三分之局定

以魚膏，用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方急，因以諸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呼曰：「來降！」操將軍士皆出營立觀，距北軍二里許，諸艦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急如箭，飛埃皆赤，俄頃，北船悉已燒盡，延及岸上營砦，煙炎漲天，光燭百餘里，操軍大亂，瑜等率輕銳步騎繼其後，操兵敗潰，退保南郡。劉備與瑜等共追之，操留曹仁守江陵，而自引敗軍北還。於是孫權表備爲荊州牧，治公安。瑜旋取南郡而守之，因爲權畫計，欲乘勢西征，盡取巴蜀，然後徐議北向，以圖中原。權許之。瑜還江陵，未至，卒於巴丘，權哭之甚慟。自瑜卒後，權諸將如魯肅、程普、黃蓋，皆僅思自守，而無意於進取，備得以乘機，略定荊州江南諸郡，權亦以江陵歸之。操敗歸數年，未嘗出師南嚮，於是三分之局定矣。

舉江東之衆，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赤壁之戰，其先聲矣。然赤壁戰勝後，孫劉併力荊州，不肯越雷池一步，以北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致使曹操坐大，挾天子以令諸侯，得晏然以移漢祚。孫權固無足論，縱敵自私之罪，劉備亦不能辭。（參觀下文第九節吳蜀交惡）

註 ①〔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②〔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 ③〔公安〕今湖北公安縣。 ④〔

南郡〕今湖北江陵縣。 ⑤〔巴丘〕故城在今江西崇仁縣。

七 先主入蜀

劉焉

靈帝之末，王室多故，中原擾亂，惟巴蜀最爲富庶，寇盜所不及，宗室劉焉，乃建議，刺史

劉璋
張魯
張松

權輕，不足以鎮攝州郡，宜選重臣，以爲牧伯，靈帝從之，焉遂資緣得爲益州牧，傳其子

法正

先主入
蜀

龐統死

璋，性寬柔，無威略，而張魯在漢中，頗驕恣，密謀圖璋，曹操既失利於荆揚，亦謀大舉征蜀，璋患之，別駕張松，智謀之士，知璋不可輔，陰通款於先主，說以引軍襲蜀，已爲內應，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宗室，而善用兵，若使之擊魯，魯必破，曹公雖來，無能爲矣。」璋然其策，因遣法正往迎先主，正因爲先主陳取蜀之法，先主留諸葛亮，關羽守江陵，而自將入蜀，與璋相見甚歡，璋推先主行大司馬，且增給兵仗，使擊張魯，先主至葭萌，不卽討魯，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會曹操南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遺璋書，求借兵萬人東行，張松以爲先主果去蜀也，馳書止之，事爲璋所覺，收松斬之，而勅關隘守兵，無納先主，先主大怒，遽勒兵向璋，璋遣將拒之，皆敗退，屬縣悉下，會軍師中郎將龐統

先主得益州

定軍山之戰

漢中王

孫權徙都建業

中流矢，卒於雒城。先主召諸葛亮，以張飛、趙雲諸軍，泝江西上，留關羽守江陵。亮至軍，遂克雒城，進圍成都。璋力竭出降，先主自領益州牧，蜀土大定。既而曹操定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數數犯三巴諸郡。先主乃自將北征，與操軍相拒於陽平關，南度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退走，操方在長安，聞淵敗，亟舉衆南下。先主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軍至，先主歛兵守險，終不交鋒。會天大雨，操軍死亡甚多，果引兵還。先主遂盡有漢中，及上庸諸郡，以羣下勸進，乃自立爲漢中王，三國鼎足之勢，由是遂定。

註

①〔漢中〕今陝西南鄭縣。

②〔葭萌〕關名，在今四川廣元縣。

③〔雒城〕故城在今四川廣

漢縣。

④〔三巴〕巴郡及巴東巴西，號稱三巴，俱在四川。

⑤〔陽平關〕在今陝西沔縣西北。

⑥〔

定軍山〕在今沔縣東南。

⑦〔漢川〕即漢中，今陝西漢中道。

⑧〔上庸〕今湖北竹山縣。

八 孫曹構兵

曹操既不得志於荊州，於是轉而東略，而江淮之間，遂爲數歲兵爭之地。獻帝之建安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大城石頭，改名建業，金陵之爲都會重鎮，自是始也。十八年，操

潘須之戰

生子當如孫仲謀

徵江濱郡縣內徙

復自將攻潘須，作油船於洲上，謀以夜渡。權自引水軍圍取，俘三千餘人，沒溺死者亦數千人。權數以輕兵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小船從潘須口入。操軍將士觀之，皆以爲是挑戰來者，欲擊之。操曰：「此必權求戰不得，欲藉是窺見吾軍部伍耳。」勅軍中悉精嚴弓弩，毋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作鼓吹，徐徐整隊歸。操見其舟船堅利，部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景升劉表字也。權最好以輕騎搏敵，嘗乘駿馬上津橋，橋兩版已撤去丈餘，而操兵追至，勢危甚。其愛將谷利在馬後，教權持鞍緩鞵，利自後竭力鞭馬，以助其勢，乃得超而過。操將張遼嘗得吳降人，問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其人爲誰？降者答曰：是孫討逆也。遼及樂進，乃頓足憤恨，言若早知之，急追當可獲，其爲敵軍所驚服如此。操留淮南久，終不得進取尺寸。權乃爲書遺操，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否則當爲吾禽」。前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得書，謂諸將曰：「孫權果不欺吾。」卽撤軍而還。以江濱郡縣苦權侵略，徵使內徙，民間轉相警告。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降於權。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註 ①〔秣陵〕今江蘇江甯縣。 ②〔石頭〕山名，在今江甯縣西北，緣大江，南抵秦淮，孫權因山築城，

號稱天險。 ③〔建業金陵〕俱為今江甯縣。 ④〔濡須〕在今安徽無為縣北，與巢縣接界，夾水立塢，

狀如偃月。 ⑤〔廬江〕今安徽廬江縣。 ⑥〔九江〕今江西九江縣。 ⑦〔斬春〕今安徽英山縣。

⑧〔廣陵〕今江蘇江都縣。 ⑨〔江西〕此江西即指今安徽省江北淮南諸縣地言，蓋當時大江，自九

江斜迤而北，諸地皆在大江西岸，故有此名。 ⑩〔合肥〕即今安徽合肥縣。 ⑪〔皖城〕即今懷甯縣

安徽省城。

九 吳蜀交惡

爭荆州之

戰樊城之

先主之得荆州也，孫權爭之力，不得已，與約，俟得蜀後，以荆州歸吳，及益州既下，權使諸葛瑾來申前議，先主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大怒，遣魯肅呂蒙，將兵取長沙等三郡，會曹操取漢中，先主懼，乃使求和於吳，中分荆州之半，以與權，兵始罷，而吳蜀交惡之機，始於此矣。先主既即漢中王位，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使帥師攻曹仁於樊，仁數戰敗，曹操使于禁督七軍救之，是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羽決漢以灌樊城，禁軍皆沒，禁被禽，羽又破斬操將龐德梁刺等，是時羽威震華夏，

關公威震華夏

呂蒙襲荊州
關公走麥城

宛洛閒民，悉起叛操，遙受羽位號，聽其節度。操畏其鋒，議遷都河北以避之。司馬懿說操曰：「關羽得志，非孫權所願；若遣人說權襲其後，則樊圍自解矣。」操從之。先是，權爲子求婚於羽，羽弗許而詈辱其使，權大怒，由是怨隙益深。而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給軍資，不盡如期。羽聲言還當治之，二人皆懼不自安。權因使人陰誘之，芳士仁遂聽命。操方遣徐晃救樊，羽悉力拒晃。權命呂蒙督軍，皆白衣，僞爲賈客，搖櫓渡江，襲江陵而據之。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聞報，急引軍退保麥城，蒙使潘璋邀擊之，遇於臨沮。羽軍士聞江陵已破，不戰而潰。羽及其子平皆遇害。羽與張飛皆先主布衣交，勇冠三軍，羽死而荊州遂盡爲吳有。

註 ①【荊州】今湖北江陵縣。 ②【益州】今四川成都縣。 ③【涼州】今甘肅武威縣。 ④【長

沙三郡】即長沙桂陽零陵三郡，俱在湖南。 ⑤【樊】即樊城，在今湖北襄陽縣北。 ⑥【宛洛】宛即

宛邱，今河南淮陽縣，洛即洛陽，今洛陽縣。 ⑦【南郡】今湖北江陵縣。 ⑧【公安】今湖北公安縣。

⑨【麥城】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南。 ⑩【臨沮】在今當陽縣東北。

十 魏蜀吳之立國

曹操欲
遣爵魏
王

孫權稱
臣於操

曹丕稱
帝

照烈帝
即位

魏亭之
戰

先主之入成都也，曹操亦自立為魏公，兼丞相如故，旋進爵為王，位在諸侯王上。當是時，曹氏代漢之勢已成，操自顧晚年，不欲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成篡逆之名，務自固基業，以貽其子孫而後取之。羣下有謂漢祚已終，宜速正大位者，操第以遜辭謝之曰：「若天命有歸，吾為周文王矣。」孫權既并荊州，亦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書示人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建安二十五年，操卒於洛陽，子丕襲魏王位。初操少子植，聰慧有學行，操鍾愛之，丕怒其奪嫡也，以計傾之，後植卒失愛於操，而不得立為世子，丕嗣位之明年，遂廢漢獻帝為山陽公，而自立為皇帝。時蜀中音問梗塞，有訛傳漢帝已被弑者，漢中王備乃發喪制服，上謚號曰：「孝愍帝。」羣臣競勸王稱尊號以繫人心，王辭不獲已，遂即帝位於武擔山陽，改元章武，定為昭烈皇帝，以武鄉侯諸葛亮為丞相。益州地雖險固，然以一州之力，敵天下之大，而魏吳晏然，弗敢加兵者，皆亮力也。昭烈恥關羽之敗，將擊孫權，趙雲諫曰：「一國賊曹丕，非權也，若先滅魏，則吳自服。」羣臣諫者甚衆，帝悉不聽，遂自將東征。權初聞有漢兵，頗皇懼，遣使請和，弗許。權乃遣陸遜督軍拒敵，帝與戰於猇亭，漢兵大敗，帝走歸白帝，遂盡失荊州峽西之地。帝在位三年，

孫權稱帝

崩於白帝，太子禪即位是為後主，遺詔丞相亮攝政輔幼主，如霍光故事，而孫權亦稱帝，於是三國鼎立，各圖自守，天下暫無事。

趙雲致語，深切事勢，獨怪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何此時東伐，竟不能止帝之行，至事後乃始追思法正，又有何益。

①〔山陽〕此漢河內郡之山陽縣，即今河南修武縣。②〔武擔山〕在今四川成都縣城內西北隅。

③〔武鄉〕故城在今陝西褒東縣東。④〔穉亭〕在今湖北宜鄉縣西，今名虎腦背市。⑤〔白帝〕今四川奉節縣。

十一 諸葛亮之南征

亮既輔政，務農積穀，閉關息民，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且深維時勢，力主親吳拒魏之策，遣尚書鄧芝使吳，說吳王絕魏，吳遂專與漢連和，使命往來，吳、蜀之交益固。時益州郡蠻酋雍闓、孟獲等叛，誘扇諸夷，四郡響應，亮以為不先定南方，則不能專力於北，乃留馬超、李嚴守漢中，而自帥諸軍南討，瀕行，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臣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故用兵之道，當以攻心為上。」亮納之，軍至南中，所在

鄧芝使吳諸葛南征

攻心為上

孟獲
七縱
七擒

夷漢
安相

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蠻夷所服，收餘衆拒亮，亮生致之，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因其渠率，禮而用之，或言其不可，亮曰：「用外人則當留兵，兵多將無所得食，一難也；用外人而無兵，夷新傷破，必乘機復仇，二難也；南人自嫌艱重，與外人終不相信，三難也；吾欲不留兵，而夷漢相安耳！」於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叛，因收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頻歲北征，不虞缺乏。

註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鞬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有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註 ①【南中】即南蠻，今雲南全省。②【越嶲】郡治今四川越嶲縣。③【滇池】即昆池，今雲南

晉甯縣。④【益州】此益州郡，今雲南滇中道地，治今晉甯縣，非四川成都之益州也。⑤【永昌】

郡治今雲南保山縣。⑥【牂牁】郡治今貴州遵義縣。

十二 諸葛亮之北伐

諸葛亮
北伐

出師表

魏延進
策

初出祁
山

街亭敗
績

復出祁
山

木牛流
馬

屯田五
丈原

南方既定，亮率衆凱旋，治兵講武，以圖北伐。後主建興五年，魏主丕殂，其子叡嗣立，亮乃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表上遂行，屯於沔陽。初亮之出師也，將軍魏延進策曰：「魏以主壻夏侯楙守長安，少而無謀，請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東行，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抵長安。楙聞延至，必棄城逃走，公統大軍，自斜谷來會，咸陽以西，可一舉而定也。」亮以此策甚危，不聽，而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自統諸軍出祁山。魏將曹真拒戰，不勝，遂取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亮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關中所在響應。魏主叡西幸長安，使張郃拒亮，亮遣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爲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爲右將軍。是冬復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旋師。魏將王雙來追，破斬之。九年，復出祁山，始以木牛流馬轉運芻粟，終以道險山陁，軍食乏匱，不得已旋師。是役也，僅擊殺張郃而已。十二年，亮復悉大衆，出自斜谷，進軍渭南，懲前此糧運之不繼，乃據武功之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天下奇才

私焉。時魏將司馬懿將兵屯渭北，與亮夾水而營，懿數求戰，魏主終不許。使辛毗仗節制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其為敵國所服如此。」亮卒後，魏延以所部反，楊儀擊斬之。

評 木牛流馬，世稱神奇，殊不思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微也。意亮當時軍實未繕，真馬牛或不給于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窮。不過如秧馬、繃車之類，非偃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而史家不察，炫為美談，真不值一噓。

註

- ①【漢中】今陝西南鄭縣。
- ②【沔陽】今陝西沔縣。
- ③【褒中】今陝西褒城縣。
- ④【秦嶺】在今陝西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汧隴。
- ⑤【子午谷】谷中路通南北，南口曰午，在今陝西洋縣東北，北口曰子，在今陝西長安縣城南。
- ⑥【斜谷】在今陝西鳳縣。
- ⑦【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 ⑧【箕谷】即箕山之谷，在今褒城縣北。
- ⑨【祁山】在今甘肅西和縣北。
- ⑩【天水】郡治今甘肅天水縣。
- ⑪【南安】郡治獠道，故城在今隴西縣。
- ⑫【安定】郡治今甘肅定西縣。
- ⑬【街亭】即街泉亭，漢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
- ⑭【西縣】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
- ⑮【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
- ⑯【陳倉】即今寶雞縣。
- ⑰【渭南】在今寶雞縣南。
- ⑱【武功】今陝西武功縣。
- ⑲【

五丈原」在今陝西郿縣西南。

十三 司馬懿之專政

司馬懿
非人臣

曹爽驕
奢

桓範頓
足
魏政悉
歸司馬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以智謀事曹操，爲人狼顧，城府深阻，與太子丕厚善。操深忌之，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後必預汝家事。」操數欲殺懿，賴丕力救而止。懿乃深自韜晦，明帝叡之世，漸總兵權，數拒蜀師，威名日盛。公孫淵反於遼東，懿復帥師擊平之。叡寢疾，子芳年甫八歲，乃以曹真之子爽爲大將軍，受遺詔輔政，命懿以太傅副之。叡殂，芳卽位，爽以懿年德素高，事以父禮，諮而後行，實則兵權在爽手，朝政無大小，悉專決之。懿無與也。爽得政既久，漸驕奢，宴遊無度。司農桓範諫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輕出。」爽弗悅。懿陰欲圖爽，乃佯稱疾篤，語言無倫序，爽易之，益不爲備。魏主謁陵，爽及諸弟皆從行。懿與其二子師昭謀矯太后令，盡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使其黨分據爽諸營，奏爽專政無君，勒免官，以列侯就第。爽迫蹙，不知所爲。範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衛。爽又弗從。範頓足曰：「今坐汝族滅矣！」懿既得兵柄，遂誣稱爽與何晏鄧颺、桓範等謀逆，皆收殺之，夷其三族。於是魏政悉歸司馬氏。太尉王凌、方鎮

司馬師之廢立

淮南，典重兵，陰有勤王之志，以楚王彪有智勇，欲迎立之，據許昌以討懿，事未發而謀洩。懿自帥大軍襲凌，執而殺之，賜彪死。乃盡錄魏室諸王公置諸鄴，使有司譏察，不得與外人交通。未幾，懿病卒，子師嗣位，專恣日甚。大將軍夏侯玄等謀誅之，事洩被殺，旋以太后詔廢魏王芳為齊王，而立宗室子高貴鄉公髦為皇帝。

註

①【河內】今河南省河北道溫縣。

②【許昌】魏都，今河南許昌縣。

③【淮南】今安徽鳳陽縣。

縣。④【鄴】今河南臨漳縣。

十四 蜀事始末

蔣琬費禕

宗預使吳

黃皓惑主

丞相亮之薨也，蔣琬費禕相繼秉政，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驟自閒曹，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感容，亦無喜色，神觀舉止，有如平日，衆心漸安。吳人聞亮卒，恐魏乘喪取蜀，增巴邱守兵，以示救援，兼謀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中常侍黃皓者，性巧佞，當亮在時，不敢逞其志，及亮歿，漸以聲色蠱惑後主，於是稍事遊觀，漢政衰矣！蔣琬旋卒，費禕未幾為魏降人郭循所殺。內外

姜維

姜黃交
惡

鍾會有
平蜀之
志

兵柄悉歸姜維，維本魏將，丞相亮之取天水也，維棄魏來降，亮一見大悅，深加禮遇，嘗謂人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既有膽義，深解兵要，其人蓋涼州上士也！」亮卒後，常領偏師，征伐四方，維諳習西方風俗，負其才武，恆欲誘致羌胡，為漢羽翼，以為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數謀興師大舉，費禕常加裁制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故每與之兵，不過萬人，禕卒，維始專軍政，維本羈旅之臣，驟處諸將右，恆不自安，黃皓弄權，維惡其亂政，啓後主欲殺之，後主弗許，由是皓益不悅，維愈危懼，不敢復處成都，頗思樹立奇功，以為自固之計，攻戰頻年，國用漸耗，而功卒不就，及魏以鍾會督軍關中，維諗知會有平蜀之志，亟表後主，增兵防守，以固疆圉，而皓信巫覡語，謂敵終不能來，啓後主寢其奏，廷臣皆不知也。

費禕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恢復也，少與之兵，是白敗國事，安得為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堂大悅，宜其以禕為具耳。

①〔巴邱〕今湖南岳陽縣。②〔永安〕即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③〔天水〕見上第十二。

十五 吳事始末

諸葛恪
輔少主

東興堤

東西關

巢湖之戰

諸葛恪
北伐
孫峻

孫綝

吳主權享國久，漸彘荒，諸子相爭立，權鍾愛少子亮，太子和失寵，遂廢和而立亮。陸遜以憂卒，吳之重臣良將盡矣。權病篤，遺詔以諸葛恪為太傅，俾輔少主。恪亮兄瑾之子也，少有令譽，既輔政，原逋責，崇恩澤，衆莫不悅。司馬師聞權卒，欲乘喪擊吳，乃命王昶、文欽、毋邱儉等分道南侵。初，吳主權築東興堤於巢湖之上，為南北用兵要地。至是，恪更作大堤，左右連山，夾築兩城，謂之東西關。魏師至，分兵攻城，城堅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救之。時天寒大雪，魏軍中方縱酒高會，奉率其麾下三千人，舍舟登陸，皆脫鎧去矛戟，裸體戴兜鍪，持刀盾緣堤而上。魏人望見之，皆大笑，不即設備。吳兵既得上，鼓譟直進，皆一以當百，破其前屯，大軍繼之。魏軍驚擾潰走，爭渡浮橋，橋壞，相踏藉溺死者甚衆。吳軍振旅而歸。恪由是有輕敵之心，復欲大舉北征。諸大臣皆言其不可，恪悉不聽，使人約姜維，東西齊舉，已而皆無功。吳人始不悅恪，孫峻因構恪於吳主亮，云有反謀，伺恪入朝，伏兵執而殺之。峻遂專國政，公卿之不附己者，悉誣以罪而戮之。峻旋死，弟綝繼當國，昏虐更甚於峻，朝野皆側目。亮漸不能平，綝懼誅，因廢亮而立其弟休。休即位，與張布、丁奉密謀誅綝。綝亦懼禍，稱疾不入朝。休強使起之，綝不得已，奉詔入。

布奉帥左右，執而斬之，夷其三族，朝野相慶。

註

①〔東興堤〕在今安徽含山縣西南，接巢縣界。

②〔巢湖〕在今安徽巢縣，合巴、廬、江、舒、城、四縣

之間，爲淮西巨浸。

③〔東西關〕東關在今和縣濡須山上，西關在今無爲縣七寶山上，兩山對峙，中有

石梁，鑿石通水，其右塘卽東興堤也。

十六 魏司馬氏始末

毋邱儉
文欽起
兵討司
馬師

諸葛誕
起兵討
司馬昭

司馬師既廢立，威權日甚，揚州都督毋邱儉，故與夏侯玄厚善，刺史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至是皆不自安，於是合謀起兵，據壽春，矯太后詔，移檄州郡以討師。師自將擊之，先遣別將自他道出，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戰，退又見逼，計窮不知所爲，師方患目瘤，病勢危篤，稍遲數日，待師死，則大功可成，而儉等不知，遂各潰走，儉中途爲人所殺，欽奔吳，師以諸葛誕鎮壽春而還，至許昌，遂卒。其弟昭自爲大將軍，代師秉政。諸葛誕者，亦亮族弟也，時人謂諸葛氏三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云誕亦夏侯玄之友，自玄等死，王凌毋邱儉相繼誅滅，誕雖爲司馬氏所倚任，陰實忌之，誕亦知其意，乃收養死士數千人，爲自全計，昭覺之，徵誕入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起兵壽春。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司馬昭之髦魏主

姜維屯田沓中

且稱臣請救於吳，吳使文欽等援之。昭聞變，自督諸軍二十六萬，挾魏主及太后親征，進軍邱頭，誕拒戰，數敗，嬰城自守。又與文欽不相得，因擊殺欽。欽子鴛踰城降魏，城遂破。誕被害，宗族皆死，麾下數百人拱手就戮，無一降者。昭克誕而歸，遂援曹操故事，自封晉公，加九錫。魏主髦不勝其忿，召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經言其不可，髦弗聽，率宿衛數百人，鼓譟攻昭。昭使賈充拒之，戰於闕下，髦手劍臨陣，衆欲退，充曰：「事急矣！」使成濟抽戈刺髦，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歸罪於成濟而殺之。王經亦被害。昭遂矯太后令，廢髦為庶人而立宗室子常道鄉公奐為帝。

註 ①〔壽春〕今安徽壽縣。 ②〔邱頭〕在今河南沈邱縣東，時司馬昭改名武邱。

十七 蜀魏之滅亡

司馬昭患姜維頻歲北伐，欲大舉取蜀，朝臣皆言其不可，獨鍾會勸之。昭遂以會督關中軍事，時姜維方避黃皓之讒，屯田沓中，聞警，倉皇拒敵。初丞相亮在時，漢中緣邊各築堅城，寇至則入城保守，互為聲援，故魏人不能得志。及維用事，病諸城勢分而弱，乃

鍾會定漢中

鄧艾取陰平

諸葛瞻父子殉國

北地王毘哭廟

會艾爭功

蜀漢亡

盡撤諸屯，止守漢樂兩城，故寇一入境，即臨重地，卒用是致敗。維軍未至，聞會已定漢中，急引兵退保劍閣，堅守弗出。會攻之不克，將引軍退還矣。鄧艾謂蜀勢已摧，宜乘勝進取，乃前取陰平道，鑿山通路，七百餘里，悉人跡所不至者，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遂至綿竹。衛將軍諸葛瞻拒戰不勝，與其子尚皆死之。瞻亮之嗣子也。漢方倚姜維在劍閣，不意魏兵之卒至也。召羣臣會議，有勸奔吳者，有勸幸南中者。後主卒用譙周言，奉璽綬請降於魏。帝次子北地王毘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維尚堅守，得後主手勅，乃舉軍降會。將士皆憤怒，拔刀斫石，會艾入成都，以爭功，頗不相能。姜維因而間之，欲使會先殺艾，已然後乘間殺會，復漢社稷。陰貽後主書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用維計，執艾，以檻車送洛陽。維因說使盡殺北來諸將，已而監軍衛瓘覺其謀，執會殺之。維亦被害。自昭烈帝得成都，即帝位，至是凡二主，四十四年。蜀漢遂亡。

司馬昭既平蜀，進爵晉王，未及篡位卒。世子炎繼之，遂廢魏主，奩為陳留王，自即皇帝。

位，是爲晉武帝，魏自曹丕篡奪，至是凡五主，四十有八年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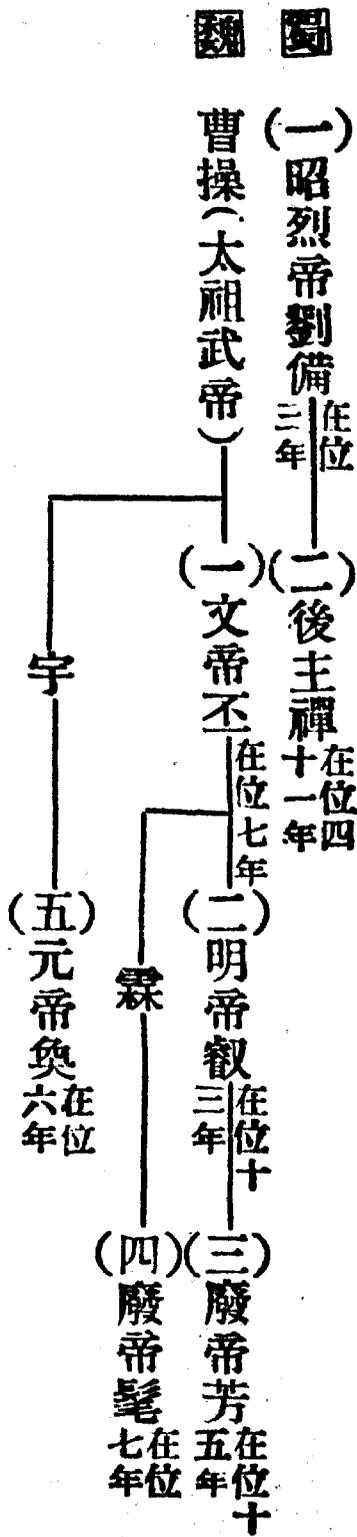
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露國，罪不容於誅矣。

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犂牛，固不足論。姜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以恢復自命，乃俱聞風

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露國，罪不容於誅矣。

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露國，罪不容於誅矣。

蜀魏帝系表



十八 吳之滅亡

吳主休之卒也，吳人以蜀初亡，民心恐懼，欲得長君而奉之，故太子和之子皓，明敏好

羊祜都督荆襄
輕裘緩帶
陸抗

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燒鋸鑿目剝面諸刑

杜預王濬請伐吳

學，國人皆屬望焉。遂立以爲嗣。皓既立，頓改初度，恣爲淫虐，衆始失望。晉武帝陰有平吳之志，乃以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減戍卒以墾田。方其初至，軍無百日之糧，及乎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時吳以陸抗爲都督，鎮樂鄉。其將步闡，據西陵降晉，抗引軍急討之，拔西陵，誅闡。祜往救弗及。抗與祜隔江而治，皆務修德信，不相侵擾。祜軍或刈吳境穀，輒計其價，償之以絹。每遊獵，或得吳人所傷獸，皆送還之。兩軍使命常相通。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餽之藥，抗卽服之。人有諫者，抗笑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及抗卒，吳主使其諸子晏景、機、雲等分典父兵，然諸子等皆善屬文，而無將略。吳之良將，於是盡矣！吳主皓自抗卒後，淫酗益甚，設燒鋸鑿目剝面諸酷刑，有諫者輒殺之。人心益恟懼。晉王濬鎮益州，治水師，大作舟艦，木柿蔽江而下。吳吾彥取以白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戍兵，以塞其衝。」皓弗省，已而羊祜卒，晉以杜預代之。初，羊祜之在鎮也，數建伐吳之策，輒爲賈充所阻。及杜預代祜爲都督，復言吳之可取，王濬亦疏請速決大計。武帝始決意用兵，遣琅邪王伉與王渾節度諸軍，分道南伐。

鐵鑼橫

克西陵

下武昌

板橋之戰

吳亡

天下復歸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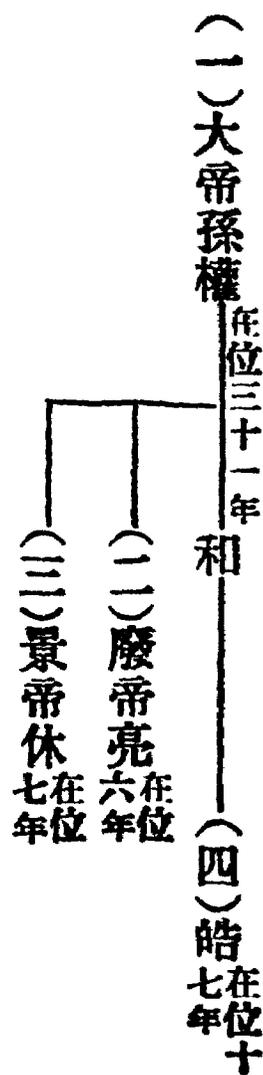
王濬以舟師順流而東。時吳人於江津要害之處，並設鐵鑼，橫斷中流，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水中，濬作大筏數十，使善泅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上，又作大炬，長數十丈，置諸船前，遇鑼則然炬焚之，頃刻斷絕，遂克西陵。杜預自江陵夜濟江，登巴山，縱火張旂幟，吳人望之，懼曰：「北來諸軍，皆飛渡江也！」於是沅湘以南，望風歸附，預進下武昌，指授羣帥方略，徑向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等，自牛渚渡江迎敵，與晉軍戰於板橋，吳師大敗，悌瑩皆死之。時吳主皓力屈，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軍遂鼓譟入石頭，吳自孫權建號，至是凡四主六十一年而亡。時距蜀魏之亡，已十有六年。自漢末天下分裂，至時凡八十餘年，天下復歸一統。

羊祜刈殺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懲弄邊界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餽樂，使命頻通，不惟身犯外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 ①【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 ②【樂鄉】故城在今湖北松滋縣，陸抗所築。
- ③【西陵】今湖北宜昌縣。
- ④【晏景機雲】皆陸抗子，而機雲文學尤為當世所重。
- ⑤【建平】今湖北秭歸縣。
- ⑥【巴山】在今湖北松滋縣西南。
- ⑦【武昌】今湖北武昌縣。
- ⑧【建業】今江蘇江甯縣。
- ⑨【牛渚

〔即采石磯，在今安徽當塗縣北。〕 ⊕〔石頭〕即今江甯縣城。

吳國帝系表



晉史

一 武帝之荒縱

山濤
釋吳以
為外懼
大封子
弟為王

方諸將之南征也，朝士有慮其不克者，山濤獨曰：「此行必克，但平吳之後，憂方大耳。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吳以為外懼乎！」及吳平後，帝果怠於政事。帝之初立也，頗仁愛恭儉，天下翕然，想望治平，有獻雉頭裘者，帝惡其侈靡，使於殿前焚之。因詔中外，毋得以奇技異服來獻。懲魏氏猜忌宗室之敝，大封子弟，諸王皆配以強兵，授之職任，且詔諸王得自選國中長吏。然帝本中材，初即位，矯情鎮物，勉為恭儉。及在位久，漸形驕侈，於是大選公卿之女，以備六宮，又取良家女子五千餘人入宮，給洒掃之役。

權禁天下嫁娶

羊車

此座可惜

有蔽匿者，以大不敬論，至權禁天下嫁娶，宮中號泣，聲聞於外，平吳後，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掖庭殆數萬人，嘗乘羊車，姿其所之，極意聲色，不親政事，其怠荒如此；太子衷納妃，帝屬意衛瓘之女，而皇后楊氏欲立賈充女，帝知充女醜而妒，不可，后固以為請，乃立之；然太子昏愚甚，朝野皆知其不克負荷，衛瓘嘗侍宴凌雲臺，陽醉，跪帝前，以手撫御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乃悉召東宮官屬赴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急倩文士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讀書，上所素知，不如直以意對。」因屬草，令太子自寫以進，帝覽之，甚悅，即示瓘令觀之，瓘大窘失色，衆始知其故，充密遣人語妃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由是深怨瓘。

山濤外事內憂之說，非墨守老生常談，特欲附和賈充苟勸輩耳。然彼時禍本既成，縱使不平吳，亦何

益之有，固不得以是為羊祜王濬之讎議也。至晉武晚年荒淫無道，為自古所無，子既昏駘，媳婦賈妃，又淫虐兇狠，以此等人，而寄以天下之重，其亡宜矣。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與嵇康、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然皆崇尚虛無，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兩晉清談之風，實始此輩。○〔羊車〕以羊駕車也，時宮人取竹葉插戶，鹽

汁灑地，以引帝車，因竹葉鹽汁皆爲羊所喜食也。③〔陵雲臺〕在今洛陽縣，爲魏文帝所築，登之可見

孟津。

二 賈后之亂

賈后亂政

張華盡忠帝室

武帝崩而天下之亂起矣，始之者賈后，成之者八王也。初楊后之崩也，武帝冊其妹爲后，及帝疾篤，后父駿獨侍疾禁中，諸王大臣希得進見。帝遺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帝病迷亂，楊后私改之，獨任駿而以亮鎮許昌。帝崩，太子衷卽位，是爲惠帝。帝初卽位，卽立賈妃爲皇后，妃在東宮時，常以妒殺人，楊后數訓戒之，妃反以爲恨，至是欲預政，又爲后父楊駿所抑，遂強帝作詔，誣駿謀反，執而殺之，廢太后爲庶人，旋弑之，復令帝爲手詔，賜楚王瑋，謂汝南王亮與太保衛瓘有異志，使瑋帥兵誅之，而卽以矯詔專殺，歸罪於瑋，斬瑋以悅衆，於是內外大權悉歸於后矣。后以張華小臣新進，無逼上之嫌，使管機務，華盡忠帝室，匡救彌縫，后雖凶橫，猶知敬禮，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者，華之力也。賈后既專政，以太子適非其所生，惡之特甚，詔廢爲庶人，旋醜殺之，適幼而聰穎，五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適牽帝裾，入闈中曰：「暮夜倉

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武帝由是奇之。初，惠帝為太子時，有勸武帝易儲者，武帝以適故，未忍易，至是為賈后所醜，人心大憤，於是諸王亂作，而賈氏之亡近矣。

【賈】晉惠駭劣，武帝早已畢見，而以其為嫡長，且有孫藩故，未忍改易，專制國之君主，墨守嫡長之常談，坐忘經國之遠慮。如唐太宗明太祖之事，皆由先事不斷，卒釀禍端。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至於賈后，原賈充之女，晉之代魏，其計定於賈充，而晉之亂亡，即賈后啓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註】○【八王】謂汝南王亮，楚王瑋，

晉初封建諸王表

國名	人名	親屬	封地
趙	倫	懿子	直隸西南部
汝南	亮	懿子	河南東南部
梁	彤	懿子	河南東部
楚	瑋	武帝子	湖北中部
淮南	允	武帝子	蘇皖中部
成都	穎	武帝子	四川全部後移鎮蜀
河間	頤	武帝子	直隸東南部後移鎮關中
長沙	乂	武帝子	湖南省
齊	冏	攸子	山東中部後移鎮許昌
東海	越	懿曾孫	山東南部
瑯琊	卞	懿子	山東東部

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頌，東海王越也。①〔許昌〕今河南許昌縣。②〔鄴〕今

河南臨漳縣。

三 八王之亂一

孫秀畫策趙王倫起兵為亂

淮南王允起兵討倫

趙王倫篡位

齊王冏

趙王倫者，懿第九子也。於諸王最為疏遠，初詔事賈后，求錄尚書事，張華力持不可，由是怨華。太子適之廢也，倫知賈后失人心，乃謀圖之。其黨孫秀為倫畫策，先說后早殺太子，以絕民望，然後藉口為太子復仇，而誅賈氏。太子果被害，倫秀遂起兵，廢賈后為庶人，盡誅賈氏宗戚，並及張華、裴頠等。倫自為相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性本驚下，既得志，則反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庭，天下皆事秀而無求倫者。秀亦庸劣無才識，惟多殺忠良，以樹威而逞欲，於是京洛之士，不聊生矣。淮南王允起兵討倫，不克而死，倫更謀篡位，以諸王在京握兵柄，深忌之，乃出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冏攸之子，穎帝母弟也。未幾，倫遂篡位，尊惠帝為太上皇，幽之金墉，倫秀並崇信巫鬼，惑妖邪之說，奴僕厮役，皆超加爵位，每朝會，金紫盈庭，貂蟬滿座，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政以賄成，紀綱大壞，洛中百姓，皆知其不終矣。於是齊王冏，成都王穎，傳檄四方，

成都王
穎 河間王
頤

三王起
兵 趙王倫
死

起兵討倫，河間王頤自長安應之。倫秀大懼，使張泓帥兵南拒，秀子會帥兵北拒。穎泓與頤戰於穎上，屢破之。穎前鋒至黃橋，為會軍所敗。穎欲退，盧志曰：「我軍新敗，敵必輕我，不如更選精兵，出敵不意，可以成功。」穎從之，大敗會軍於溴水，遂長驅渡河，軍於洛北。自三王兵起，百官軍士爭謀反正，穎軍至，左衛將軍王輿帥所部入宮誅秀，勒倫還第，迎惠帝於金墉，而賜倫死。穎頤等皆至洛陽，自興兵以來，六十餘日，軍民死者幾十萬人。

晉武懲魏之孤立而亡，乃大封宗室，以為屏藩。又重其權，使得選吏置軍。大國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一千五百；其後諸王，驥武倡亂，竟至不可收拾，皆假以兵柄故也。

①【金墉】城名，在今洛陽縣東北，魏明帝所築。②【貂蟬】晉制，侍中中常侍之冠，以貂尾為飾，

附蟬為文，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取其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也。③【穎上】即穎水之上，在今河

南登封縣西。④【黃橋】今河南淇縣西，有黃澤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⑤【溴水】即溴梁，在

今淇縣北。⑥【洛北】即洛水之北，去洛京甚近。

四 八王之亂一

齊王問
專政

長沙王
父起兵
討問

東海王
越起兵
殺父

蕩陰之
戰

南陽王
模起兵
誅顓

齊王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問爲大司馬，留輔朝政，長沙王又勸顓圖問，聞者憂懼，盧志謂顓曰：「兩雄不並立，大王宜請還鎮，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顓從之，卽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咸歸於顓。問既得政，漸恃功驕奢，中外失望。河間王顓本附趙王，問意頗恨之，顓不自安，因人心怨問，遂起兵，表問罪狀，請廢問而以顓代之。長沙王父承顓檄，遽以所部奉帝攻問，大戰三日，矢集御前，問衆大敗，執問斬之。顓軍亦退，顓在鄴，遂執朝政，事無大小，咸咨焉。顓終嫌父在朝，不便其所爲，復與顓連兵反，父奉帝討之，雖屢破顓兵，而都中糧食漸匱，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諸將謀，襲殺父，開城迎外兵，顓入洛陽，廢皇后太子，而自爲太弟，仍還鎮鄴，以京師事委之於越，既而復與越不協，越又挾帝以討顓，戰於蕩陰，王師敗績，嵇紹死焉。血濺御衣，越走歸國。顓以帝入於鄴，四方征鎮，皆起兵討顓，顓軍數敗，鄴中奔潰，顓乃挾帝還洛，倉卒未齎錢帛，途中帝無所得食，餓甚，有小黃門被囊中有錢二千，帝從而貸之，始得食。時洛中已殘破，顓將張方，又劫帝赴長安。越自徐州復起兵討方，顓恐懼，殺方以解，越乃迎帝東還，自爲太傅，專制朝政。顓旋爲其下所殺，顓亦爲南陽王模所誅，蓋至是而八王止。

存其一矣，未幾，帝食餅，中毒崩，莫得其主名，疑越之鳩也。帝無子，弟熾卽位，是爲懷帝。

〔評〕

諸王相殘，互十六年之久，是時生民之塗炭極矣。而匈奴羯氏諸族，乃乘機而起，晉室遂不能存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向使諸王能同心一德，如春秋之尊王攘夷，又何至釀成亂華之禍也乎？至惠帝之昏愚，則千古所未有。在位十七年，而忽廢忽立，忽東忽西，一任臣下之播弄，其后羊氏之忽廢忽立，亦不能自主。嗚呼！以萬乘之尊，而不能保其妻子，甚至身死而莫知所由，可悲也夫！史稱惠帝在位時，天下大饑，羣臣請開倉發粟，帝曰：「既無粟，何不食肉糜？」又嘗幸華林園，聞池中蝦蟆鳴，顧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公平乎？私乎？」左右皆大笑！其駭愚類如此。

〔註〕

①〔蕩陰〕卽今河南湯陰縣。②〔稽紹〕時爲侍中，蕩陰之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獨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血濺帝衣，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③〔徐州〕今江蘇銅山縣。

五 周處討氏羌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也，少喪父，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鄉里患之，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過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

射虎殺蛟

陸機陸雲

氏會齊萬年反周處西征

梁山之戰

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而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能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咸謂其已死矣，肯酌酒相慶，處忽殺蛟而反，人皆驚以爲神，處聞鄉里之慶已死也，始知人惡己之深，乃入吳，尋陸機，陸雲昆弟，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尙遠，患志之不立耳，何患名之不彰乎？」處遂厲志好學，以文章名吳中，志存義烈，言必信，行必果，鄉里轉師事之，惠帝初，秦雍氏羌反，氏會齊萬年，據關中，僭帝號，詔求名將討之，時處爲御史中丞，糾劾不避親貴，權要皆惡之，而梁王彤尤其，因共薦處使西征，或謂處曰：「君有老母，可以此辭。」處謝曰：「忠孝安能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固吾死所矣。」既而彤持節爲關中都督，處知彤必將陷己，乃悲慨就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彤止授處五千兵，使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將爲國恥。」彤不聽，逼遣之，處不得已而行，與萬年戰於六陌，自旦至暮，斬獲無數，弦絕

節周處死

矢盡，而援兵不至，左右勸處暫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後萬年雖為孟觀所平，而五胡亂華之禍，自此遂熾。

評

當齊萬年之始平也，太子洗馬江統謂裔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以諷當道，卒不能用，未及十年，而戎禍大起，是江統之先見，與周處之戰死，同一不遇於時，可慨也夫。

註

①【陽羨】漢縣，隋改義興，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里。②【吳中】指江蘇江南一帶。③【梁山】在今陝西乾縣西北。④【六陌】在乾縣東，今日六陌鎮。

六 五胡亂華之始

劉淵

匈奴五部

隨陸無武

絳灌無文

五胡亂華，以劉淵為首。劉淵者匈奴南單于之後也。以遠祖冒頓，娶漢宗女，故冒姓劉氏。董卓之亂，匈奴乘間寇鈔，曹操平之，分其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汾晉間，以五部中左賢王豹為最強，為左部帥，即淵父也。淵少而聰雋，恆謂人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於是騎射之餘，兼習經史。及長，膂力絕人，姿貌雄異，初以質子在洛陽，豹死代為左部帥，既而累遷至大都督，盡統五部，由是始強大矣。成都王穎之在鄴也，淵以所部從之，其族人相與謀曰：「漢亡以來，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寸土，今司馬氏骨

大單于

劉淵稱帝

劉聰襲石勒陷洛陽

懷帝被虜 青衣行酒

劉允素

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之業，此其時矣！一乃陰致推戴之意。淵說穎，請歸發五部兵來助，穎許之。淵既歸，其衆奉之爲大單于。淵謂羣臣曰：「吾漢氏之甥也，昔先人約爲兄弟，今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自稱漢王，祀漢二祖三宗，都於離石，其後又徙都平陽，遂僭帝號。時懷帝永嘉二年也。淵第四子聰，驍勇無敵，且博涉經史，有文武才。淵死，太子和嗣立，聰弑和而代之，使其將石勒帥師南寇洛陽。太傅越自統諸軍禦之，自三公九卿以下，皆隨行，名爲擊賊，實欲避而之也。越旋卒於軍，諸將無主，方謀奉越喪還京，而勒軍掩至，圍而阬之。晉兵十餘萬人，無得免者。太尉王衍以下皆死，勒剖越棺，戮其尸曰：「吾爲天下誅此賊也。」自越去後，京師無見兵，宿衛益單弱，勒遂進陷洛陽，執懷帝，送之平陽，封爲會稽郡公。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晉故臣庾珉王雋，不勝悲憤，抱帝而哭，聰怒殺之，帝亦遇害。

註

①【汾晉】今山西一帶。

②【離石】今山西永甯縣。

③【平陽】今山西臨汾縣。

七 晉之滅亡

洛陽之陷也，懷帝猶子秦王業，出奔許昌，劉允素、劉緄等奉之，西走長安，立爲皇太子監。

愍帝

琅邪王

睿

南陽王

保

張寶

劉曜
長安

愍帝被虜

國；俄而懷帝凶問至，太子遂卽帝位，是爲愍帝。以緄爲衛將軍，領太尉，允爲僕射，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時數經兵火，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荆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以桑板署名而已。四方征鎮，各擁兵自保，無一人勤王入衛者。琅邪王睿在江東，南陽王保在隴右，詔以睿爲左丞相，保爲右丞相，勛以乘時進討，安定中原。睿託言江表未平，不克赴召，保亦無志討賊，惟涼州刺史張寶遣將入援，朝廷稍賴以自立。漢兵兩次來寇，皆爲允緄所敗。旣而劉曜以大軍來逼長安，陷其外城，允緄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逃亡者日衆，唯涼州援兵，守死不去。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爲粥，以供御膳，帝泣謂允曰：「今窮厄至此，外無救援，將何以圖存？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耳！」乃使人送降箋於曜，帝旋出降。羣臣攀車號泣，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以事胡虜乎？」乃自殺以殉。曜送帝平陽，帝見聰稽首殿上，麴允伏地痛哭，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封帝爲懷安侯，而斬緄於市。初，長安之將陷也，緄潛使其子出城說曜曰：「若能以郡公見封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取人，今緄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故相爲戮之。

執戟前導
長安天子

江左偏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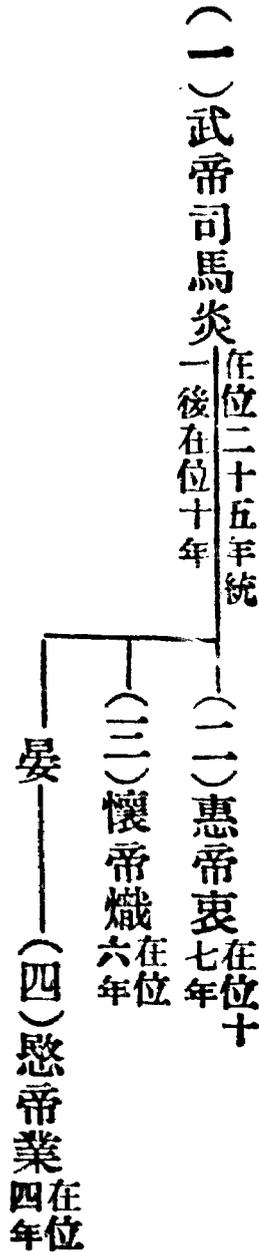
聰亦惡其不忠，故斬之。後聰出獵，以帝行車騎將軍事，執戟前導，見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有泣下者。聰享羣臣，又使帝洗爵行酒，尚書郎辛賓不勝其憤，抱帝痛哭，遂與帝同遇害。晉自武帝篡魏滅吳統一天下，至愍帝凡四主三十七年而亡。

評

胡種亂華，懷愍繼虜，青衣行酒，執戟前趨，臣民號哭，帝亦被害，自黃帝以來，漢族之不競，蓋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

晉代帝系表



東晉史

第一章 東晉之治亂

一 元帝之東渡

愍帝亡而元帝興於江左，遂成偏安之局，史家號之曰東晉，所以別於一統之晉也。帝

東晉

元帝即位

王導

新亭對泣

諱睿，懿之曾孫，襲父爵爲琅邪王，當惠帝之世，王室多故，帝惟恭默退讓，以免於禍，蕩陰之敗，奉母南奔，東海王越以爲揚州刺史，使鎮建業，長安既陷，羣下奉帝卽晉王位，及愍帝凶問至，始稱帝號，改建業爲建康，避愍帝諱也，帝之在洛陽也，與王導素相親善，及鎮建康，以導爲司馬，帷幄密謀，他人無得預者，方其初立，吳人尙懷觀望，莫敢親附，導兄敦方鎮上游，擁強兵，導諷使入朝，軍威始壯，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人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今寡弱如此，何以自存。」及見導，始歡然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春秋暇日，輒相從至新亭飲宴，周顛中坐歎息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相視潛然下淚，導獨正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悲泣耶？」衆皆收淚謝之，然導歷相三朝，亦不過儒雅風流，雍容坐鎮而已，未能進恢復中原之策也，帝以大業之成，由敦導兄弟悉心推戴，故寵禮王氏，恩遇之隆，莫與爲比。

評

周顛對泣新亭，王導正色數語，可謂得體。大凡豪傑之所以異於庸衆者，以有倔強之志力而已。人之恆情，每當衰敗窮蹙時，則不免志消氣沮，若豪傑則愈衰敗，愈振厲，愈窮蹙，愈進奮，志不衰，氣不竭，所以能

磨難鉅，支危局。若王導者庶幾近之。惟晚年對於王敦之亂，未免氣弱不振矣。

註

○「建業」今江蘇江甯縣。

○「新亭」一名勞勞亭，在今江甯縣南臨滄觀中，寰宇記，臨滄觀在

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卽此。

二 祖逖之恢復中原

祖逖

劉琨

舞聞雞起

梅渡江擊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尙氣，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皆敬禮之。後乃涉獵書傳，博通古今，與劉琨友善，嘗共寢，中夜聞雞鳴聲，蹴琨使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京洛大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間，同行有老病者，以己車載之，而徒步隨其後，藥物衣糧，與衆共之，賓客徒衆，有暴桀者，逖撫之如子弟，以是皆樂從逖。元帝在江東，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宗藩爭權，自相屠戮，戎狄乃因而乘之，大王誠發威命將，使若逖者爲之統主，郡國豪傑，聞風來歸，國恥可雪也！」元帝許之，以爲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聞者爲之淚下。時中原大亂，流民無主，所在結隄自保，推豪右爲首領，頗鈔掠行旅，不聽朝命，逖所至

黃河以南悉爲晉戴淵

中原淪沒

開誠諭導，皆感泣受命，有不順者，始威之以兵，由是長淮以北，黃河以南，悉爲晉土。逖在河南數歲，石勒不敢渡河，且爲逖脩母墓，遺書求和，逖悉不報，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公私富贍，士馬飽騰，方將擇日渡河，掃清河朔，而元帝忌逖北人，使戴淵爲都督，以牽制之。逖以淵雖一時雅望，然非經世才，凡所經營，動多牽制，遂感憤發病，病中自語曰：「我方欲掃盪河北，而天乃殺我，中國之禍，其未已乎！」俄病篤，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爲之立祠，歲時祭祀不絕。逖沒而中原遂淪沒矣！

註

大丈夫當國破家亡之際，含辛茹苦，義憤填膺，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有觸即發，祖士雅之聞雞起舞，卽此類也。時方危棘，元帝卽俾以全權，始終信任，猶恐不能全恢晉土，奈何聽宵小讒言，轉使吳士挾虛名來統其師，以致憂憤而死。東晉立國之初，用人如是，尙可與圖存哉？

註

①〔范陽〕今直隸涿縣。 ②〔豫州〕今河南全部。 ③〔雍丘〕今河南杞縣。

三 王敦之亂

元帝渡江之初，任用王氏，甚至王導掌樞機，王敦總征伐，羣從子弟，皆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旣而敦轉恃功驕恣，帝漸畏而惡之，乃擢用譙王承，戴淵，

王敦舉兵反

明帝

溫嶠

溫太真行酒

庾亮

周顛、劉隗、刁協等，以分敦權，導亦稍稍見疎，積成乖忤，而奸人沈充、錢鳳等，復從而搆之。敦遂舉兵反，進陷建康，據石頭。淵顛及承皆見殺，隗協奔投石勒。帝憂憤發疾崩。太子紹卽位，是爲明帝。初，明帝之幼也，以聰睿稱，及爲太子，有文武才略，好賢禮士，嫻習騎射，善撫馭將士，中外胥屬心焉。敦由是忌之。石頭之敗，六軍潰散，太子將帥左右決戰，中庶子溫嶠固諫，乃止。至是，敦欲誣以不孝而廢之，乃大會百僚而問曰：「皇太子以何德著稱，聲色俱厲？」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始沮，敦旣歸武昌，而明帝紹嗣位，帝親任嶠，委以政事。敦惡之，奏爲己司馬。嶠乃謬爲勤敬，時進密謀，以結其歡。敦轉信仗之。會京尹缺，因表用嶠，使窺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聞之，因敦餞別，起爲鳳酌酒。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之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謂嶠信醉，兩釋之。旣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可信也。」敦不聽曰：「太真昨偶醉，何得遽爾相譏耶？」嶠主都，盡以敦陰謀告帝，與皇后兄庾亮同謀討之。敦聞之大怒，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便作如許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時敦已病篤，欲及未死前，速舉事篡大位，逆謀愈亟。帝

王導大義滅親

黃鬚鮮卑兒老婢吾兄老

庾亮下壺蘇峻

亦決計討之，乃下詔親征，加導征討大都督，諸將皆受節度。導亦知敦必不起，慨然以大義滅親自任，敦聞之，遣兄含與鳳等帥水陸五萬東下，屯於江甯南岸，帝自乘駿馬出覘敦營，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壘，驚起曰：「黃鬚鮮卑兒來耶？」亟遣騎追之，不及。帝鬚黃，貌類鮮卑，故云。將軍段秀等與含軍戰於越城，大破之。敦曰：「吾兄老婢耳，門戶敗，大事去矣！」因憤恚而死，其黨皆伏誅。

逆敦初次舉兵犯闕，殺周戴劉刁諸人，王導竟無一言救止，及二次謀變，病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絕敦。及聞敦病必不起，乃始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以自託於大義滅親之名。庾亮大奸之目，原非刻論。而史官乃稱其任異推分，猶得謂直筆耶？

石頭即江甯縣城。武昌今湖北武昌縣。越城俗呼越臺，在今江甯縣聚寶門外。

四 蘇峻之亂

明帝有恢復中原之志，而享國不永，三年而崩。太子衍即位，是為成帝，甫五歲，皇太后庾氏臨朝，后兄亮及王導下壺輔政，而軍國大事，咸決於亮，導頗不平，恆稱疾不出以

無過雷池一步
蘇峻發
兵反
祖約起
峻兵應蘇
陶侃討
賊
蘇峻伏
誅
王導鎮
之以靜

避之。歷陽內史蘇峻，久在邊垂，擁強兵，有輕朝廷心。亮患之，欲徵使入朝，導曰：「峻必不奉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不徵則反遲而禍大，徵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如徵之便。」乃下詔徵峻爲大司農，峻果不受詔。溫嶠鎮九江，卽欲帥衆東下，亮遣書止之曰：「吾憂西垂，過於歷陽，正下無過雷池一步。」蓋陶侃在荊州，與亮不和，亮常憂侃之圖己也。亮復使人諭峻，峻曰：「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發反兵。祖約亦起兵應之。峻所將皆江淮銳卒，臺軍望風奔潰。峻遂陷京師，卜壺督所部力戰死之。亮奔溫嶠軍於尋陽，太后以憂崩。嶠戒嚴入衛，與亮互相推爲盟主，或說嶠曰：「陶征西位重兵彊，當共推之。」嶠從其計，遣使邀侃，同赴國難。侃方以不預顧命爲恨，猶豫未決。嶠以大義說之，侃乃投袂起，卽日東下。或傳侃將誅亮者，亮懼甚。侃至尋陽，嶠說亮使詣侃謝罪，侃始釋然。於是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軍從白石而上。峻逆戰，突陳不得入，馬躓而顛。侃部將斬之，餘衆大潰，約奔石勒。賊旣平，亮自慚僨事，乃出鎮蕪湖，而以朝政護導。時宮闕灰燼，嶠謀遷都豫章，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苟能務本節用，何憂凋敝？北寇方張，不宜徙都以示弱。」乃止。導喪亂之餘，鎮之以靜，羣情漸安。

註

①【歷陽】即今安徽和縣，縣西北六十里，有歷陽山，一稱歷山。②【九江】今江西九江縣。③

【雷池】即大雷水，在今安徽望江縣南。④【荊州】今湖北江陵縣。⑤【尋陽】晉郡名，即今九江

縣治。⑥【白石】即白石壘，在今江寧縣西北，後於此設城，名白下城。⑦【蕪湖】今安徽蕪湖縣。

⑧【豫章】今江西南昌縣。⑨【金陵】即江寧縣。

五 陶侃逸事

陶母截髮供客

陶侃運

都督荆益

侃字士行，鄱陽人，少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賢士也，嘗過侃，倉卒無以供客，侃母乃截髮得雙髮，令侃鬻之，以市酒肉，宴飲極歡而去。逵言諸當路，察侃孝廉，後從劉弘於荊州，平羣盜數有功，王敦用事，頗忌侃，用爲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取璧百枚，朝運之於齋外，及暮復運諸齋內，或問其故，答曰：「吾方努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勞苦耳！」當是時將相大臣，所號爲名士者，咸從容談嘯，或飲酒博奕，自命雅量，用是朝政泄沓，寇賊羣起，侃獨習勞勤，力以矯俗弊，輿論歸之。王敦平，遷荊州刺史，都督荆益諸州軍事，侃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故，千緒萬端，罔或遺漏，遠近書疏，皆手自裁答，從不假手幕客，筆翰如流，未嘗壅滯，愛才禮士，不遺疏遠，常語人曰：「

當惜分陰

牧猪奴戲

竹頭木屑

桓溫殷浩王羲之知其必敗會姚

昔大禹以聖人而惜寸陰，至於吾輩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樂，酣嬉終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非自棄乎？諸參佐或有以飲博廢事者，命取其酒器，及博弈之具，悉投之江，至於將吏，則加鞭扑曰：「撻痛者牧猪奴戲耳！」嘗出游，見人持稻一束，稻故未熟，問持此何爲，答曰：「路旁所見，偶取之耳。」大怒曰：「汝既不耕，又戲賊人稻耶？」由是百姓勤於農桑，家給人足，在軍前後四十一年，自南陵訖於白帝，道不拾遺，嘗命工造船，竹頭木屑，悉命所司藏之，衆咸不解其故，及桓溫伐蜀，船有敝漏者，有司乃發侃所儲以補船，一夕而辦，其綜理微密，物無棄材，皆此類也。

註

①〔鄱陽〕今江西鄱陽縣。

②〔荊州〕見上課。

③〔廣州〕今廣東番禺縣。

④〔南陵〕即

安徽南陵縣。⑤〔白帝〕今四川奉節縣。

六 桓溫之亂

晉室諸臣，其才智皆出桓溫下，溫遂陰蓄不臣之志。會稽王昱當國，以處士殷浩有盛名，欲引以敵溫。時朝士皆謂浩有不世之才，獨右軍將軍王羲之輕之，知其必敗，貽書勸浩，不宜與溫構衅，浩不從。石氏既亡，中原大亂，浩謀乘機進取，會羌西姚襄來降，朝

襄
殷浩北
伐

神州陸
沈
王衍清
談

桓溫入
洛
枋頭之
敗
流芳百
世遺臭
萬年

廷處之歷陽，使爲浩前驅，襄以燕秦方強，未可進兵，乃夾淮廣興屯田，俟時而動。浩惡其強，數遣刺客刺之，襄素得人心，客反以情告襄，襄遂有異志。浩自春北伐，襄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而歸，糧械都盡。溫乃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之臨安。由是內外大權一歸於溫。姚襄收浩資仗，進據盱眙，溫自江陵帥衆討之，與僚屬登舵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王衍字也，西晉之末，衍倡爲清談，後進效之，百度廢弛，釀成五胡之亂，故溫言及之。襄方圍洛陽，溫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銳，遣使謂溫曰：「襄今東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恢復中原，何預君事？欲來便前，何煩遣使？」襄拒水而戰，大敗，走北邙，溫遂入洛陽，脩謁諸陵，置戍而還。晉自成帝以後，國統屢絕，成康穆哀四朝，皆享國不永。溫遂陰圖禪代，初欲立大功，而後歸受九錫，會伐燕，敗於枋頭，威名頓挫，常撫枕歎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黨郗超因勸之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計，廢帝奔爲海西公，而迎立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簡文在位二年而崩，太子昌明卽位，是爲孝武帝。時天子

幼冲，人心震懼，賴謝安苦心調護，朝野恃以無恐，温尋卒，弟冲代之，冲在鎮，一改温舊，恭順朝廷，人心始定。

評 處士盜虛聲，用之未有不誤國者。若殷浩伎倆，桓温早知其無實用，何一時傾心推服，甚至以其出處卜廢興，可見當時滿朝皆無識之徒，不衰何待。

註

①〔歷陽〕見上課。

②〔壽春〕今安徽壽縣。

③〔臨安〕今浙江杭縣。

④〔盱眙〕今安徽

盱眙縣。

⑤〔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⑥〔伊水〕在洛陽之南。

⑦〔北邙〕山名，在洛陽縣東北，接

孟津，偃師鞏三縣界，連亙四百餘里。

⑧〔枋頭〕在今河南濬縣西南，今名淇水渡。

附記

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少時即以善書知名，時人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游龍，郗鑒為太

尉，有愛女，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其人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有客至，咸起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獨若不聞者，真佳壻也！」鑒曰：「吾知其人矣！」使人訪之，果羲之也，遂以女妻之。羲之清貴有遠識，而學行為書法所掩，世之所稱，非其志也。殷浩用事，欲立蓋世之功，以傾桓温，方銳意北伐，羲之獨深憂之，以為虜勢方張，不宜驅不教之民，以當虎狼之衆，因遺浩書，勸其與桓温協和，浩不從，果為姚襄所敗，未幾，復圖再舉，羲之又貽書諫之，浩不能用，又為桓温所廢。羲之歷官右軍將軍，故後

人稱爲王右軍；其書法，真草俱稱獨步，曩嘗謂文章之運，至兩晉而漸衰，而字畫之工，則至兩晉而獨絕。羲之者，蓋集書學之大成者也。蘭亭集序，尤爲後世所重。

第二章 五胡十六國之興亡

一 五胡十六國

由西晉以訖隋初，吾漢族中衰，而異族強盛之日也。其時諸種縱橫，中原雲擾，此仆彼興，有如傳舍。自江淮以北，中原十州之地，淪於左衽者，垂三百年，蠻夷猾夏之禍，豈不烈哉！綜其種則有五，而別其姓則有十二，出於匈奴者，則始稱漢，後稱前趙之劉淵也，夏之赫連勃勃也，北涼之沮渠蒙遜也，出於羯者，則後趙之石勒也，出於氐者，則前秦之苻氏也，始稱成，繼稱漢之李氏也，後涼之呂氏也，出於羌者，則後秦之姚氏也，出於鮮卑者，則慕容氏之燕，秃髮之南涼，乞伏之西秦，而終皆混一於拓跋之魏。其中尙有以漢族而建國於羣虜之間者，則有如前涼之張軌，魏之冉閔，西涼之李暹，北燕之馮跋；破碎華離，紛紜割據，或并兼坐大地，擁數州，或壤地褊小，據有數郡，雖小大強弱，勢力不侔，考其始終，固亦一時之人傑矣！今撮叙其起滅之由，盛衰之跡，強大者則國各

爲篇，弱小者則類叙於一，以便探討焉。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

種族		突厥		通		古	
人		匈奴		鮮		鮮	
人名	國名	盛時疆域	傳世	年數	滅亡	年數	滅亡
劉淵	漢後趙	燕晉豫秦四省各一部	和聰、桑、曜、熙	二八	後趙	二八	後趙
沮渠蒙遜	涼北涼	甘肅河西之一部	牧犍	四二	後魏	四二	後魏
劉虎	鐵弗	山西邊外及河套地	衛辰	八四	後魏	八四	後魏
赫連勃勃	夏	陝西北部及河套地	昌定	二六	吐谷渾	二六	吐谷渾
石勒	趙後趙	中國北部之半	弘、虎、世、遵、鑒、祗	三八	冉魏	三八	冉魏
慕容廆	燕前燕	燕齊晉豫四省及奉天之一部	皝、蓑、臈	五八	前秦	五八	前秦
慕容垂	燕後燕	燕晉豫齊四省及奉天境	寶、盛、熙、雲	二五	北燕	二五	北燕
慕容沖	燕西燕	山陝二省之一部	顥、瑤、忠、永	一〇	後燕	一〇	後燕
慕容德	燕南燕	山東及河南之一部	超	一四	晉	一四	晉
乞伏國仁	秦西秦	甘肅西南部	乾、歸、熾、磐、暮、末	四八	夏	四八	夏
秃髮烏孤	涼南涼	甘肅西部	利、鹿、孤、俛、檀	一七	西秦	一七	西秦

漢				特 伯 圖			蠻	斯				
華				羌	氏		巴氏	卑				
譙縱	馮跋	李嵩	冉閔	張軌	姚弋仲	呂光	苻洪	楊茂搜	李特	宇文普回	拓拔猗盧	段務勿塵
蜀	燕 <small>史稱北燕</small>	涼 <small>史稱西涼</small>	魏	涼 <small>史稱前涼</small>	秦 <small>史稱後秦</small>	涼 <small>史稱後涼</small>	秦 <small>史稱前秦</small>	沆池	成 <small>後改漢</small>	宇文	代	遼西
四川省	直隸東北部及奉天	甘肅極西北部	前燕故地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南部河套蒙古等地	陝甘河南三省之地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南部河套蒙古等地	中國北部之大半	甘肅東南部	四川省	直隸西北部	山西北部及內蒙一帶	奉天遼河西部至直隸境
	弘	歆		苻茂駿重華耀靈 苻玄靚天錫	襄萇興泓	紹纂隆	健生堅丕登崇	八傳爲苻堅所滅後復立又十一傳	流雄班期壽勢	莫那侯豆歸	狗盧鬱律賀厚紇 那翳槐什翼健	疾陸眷涉伏辰末 破牙遼
七	二九	二三	三	七三	一〇六	一八	四四	二一五	四五	不詳	六七	二五
晉	後魏	北涼	前燕	前秦	晉	後秦	西秦	後魏	晉	前燕	前秦	前燕 後趙

二 前後趙之興亡

劉淵建國

前趙
後趙

石勒倚
牆長嘯
胡雛

洛陽之戰

自劉淵建國稱帝，國號漢。淵死，子和立，四子聰弒和而代之。後聰死，子粲立。其臣靳準又弒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陵，斬聰尸，焚其廟。自號漢天王。時聰從弟曜，領雍州牧，鎮長安。聰部將石勒，領幽冀牧，鎮襄國。共率兵討準。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兵攻準，巴氏及羌羯降者十餘萬，準為其下所殺。克平陽，收靳氏無少長，皆斬之。勒遣使獻捷於曜。曜疑勒來覘虛實，斬其使。勒大怒，遂與曜絕。曜徙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史家稱為前趙。勒亦自稱趙王，建都襄國。史家以為後趙。勒遂盡取漢幽冀并等州地。段匹磾死之。自是中原之地，遂分為兩國，而戰爭益亟矣。

石勒者羯人也，本匈奴別部，生於上黨之武鄉。年十四，隨鄉人負販洛陽，偶登上東門，倚牆長嘯。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聆其聲，必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一馳使收之，而勒已去久矣。長而壯健雄武，精騎射，為羣胡所附。并州饑，與其徒起為羣盜。及劉淵建號，帥其眾往附。至是稱帝，與曜相持。勒使其養子虎攻曜蒲阪，曜擊破之，乘勝攻石，生於金墉。襄國大震，閱數月，金墉未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

前趙亡

狐媚取天下

李特

按劍叱之曰：「曜以十萬之師，攻一城而百日不拔，其師已老，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禽也。若洛陽不守，席卷而來，大事去矣。」遂自統諸軍，兼程濟河。曜累勝而驕，終日飲博，聞勒至，始驚失色，釋金墉之圍，陣於洛西，勒以精騎衝之，曜昏醉墜馬，為勒軍所禽，趙軍大潰，勒因殺曜，進軍定關中，至是二趙復合於一。勒不知書，而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今成敗得失，無或誤者，每謂人曰：「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輩，欺人孤兒寡婦，以狐媚取天下也。」

註

①〔長安〕今陝西長安縣。

②〔襄國〕今直隸邢臺縣。

③〔赤壁〕水名，在今山西安澤縣南。

④〔平陽〕新準所據之漢郡，今山西臨汾縣。

⑤〔武鄉〕晉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榆社縣。

⑥〔蒲

阪〕今山西永濟縣。⑦〔金墉〕在今洛陽縣北。

三 李氏據蜀始末

李特者，巴西之賈人也，賈與氏同種，李氏世為酋豪，初從曹操征漢中，遂留居略陽。齊萬年之反，關隴大饑，百姓相率入蜀，特行至劍閣，顧險阻而太息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材耶？」同行者皆異之，特少仕州郡，略通文史，身長八尺，善騎射，

李雄僭
號大成

龔壯奇
士

李壽改
成爲漢

桓溫伐
蜀

漢亡

沈毅有大度，弟流子雄，皆雄武有才略，會蜀中有司貪暴，特等遂聚衆反，特後戰敗，爲官軍所斬，流代領其衆，流死，雄代之，遂據有全蜀，僭稱爲號，國號大成，雄雖長武事，而實無大志，時海內大亂，獨蜀土安全，流民多歸之，雄藉以立國，雄死，兄子班嗣僞位，其弟期弑而代之，期殘暴，失蜀人心，龔壯者，巴西奇士也，父叔皆爲特所害，壯義不事雄，常懷復仇之志，特猶子壽，與相厚善，及期篡立，猜忌宗室，壽不自安，常就壯商自全之策，壯欲藉是以報父仇，乃說壽使圖期，而要以事成後舉國附晉，壽許之，乃以兵攻殺期，壽既得志，而背壯約，僭帝位，改國號漢，且強壯欲官之，壯卒不爲屈，知壽之必不從已，遂稱龔，杜門謝客，惟覃思經史，壽所問遺，皆封還不受，遂終於家，壽卒，子勢嗣立，尤奢侈無道，桓溫鎮荊州，欲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獨江夏相袁喬曰：「今胡蜀兩寇，皆爲天下患，然胡強蜀弱，我欲用兵，當先其易者，宜以精卒萬人，輕裝疾趨，比寇覺之，我已出險，可一戰禽也。」溫從之，拜表卽行，自青衣江趨成都，大敗漢兵，勢力竭出降，遂滅漢。

註

①【巴西】今四川閬中縣。

②【漢中】今陝西南鄭縣。

③【略陽】今陝西略陽縣。

④【劍

關今四川劍閣縣。⑤「青衣江」在今四川安雅縣。

四 趙魏之興亡

石虎快犢破車

石虎者，勒之養子也。幼而殘忍，游獵無度，勒將殺之。其母王勸之曰：「快犢破車，汝不能稍忍耶？」及長，趨捷便弓馬，御衆嚴整，所向無前。勒更信任之。及勒僭帝號，以子弘爲大單于，虎頗懷不平，私謂其子曰：「吾躬冒矢石，二十餘年，成大趙之業者我也！主上乃以大單于之號，授之黃吻小兒，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未幾，勒死而弘嗣立，虎遂弑弘而代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紀，猶以爲未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珍寶，聽僧徒妖言，謂胡運將衰，宜苦役晉人以厭之，遂發近郡男女十餘萬人，造三臺及華林園於鄴中，晝夜督工，死者數萬。虎初愛子邃驍勇，立以爲嗣，既而邃謀逆，虎誅之，立宣爲太子。宣又以謀逆誅，乃立少子世。

石閔

改趙爲魏 後趙亡

石閔者，本姓冉，晉人，虎愛其勇，養爲己子。虎死，閔陰謀傾石氏以除胡虜，乃爲虎庶子。遵畫策，舉兵向關，廢世而殺之，并及其母。遵卽帝位，以閔都督中外諸軍，閔既得政，卽殺遵而立其弟鑒。既乃殺鑒而自立，復姓冉氏，改國號曰「魏」。後趙遂亡。當閔之未

冉魏大
誅胡羯

冉魏亡

張軌

西平公

稱帝號也。先囚鑿於宮中，而下令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於是晉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塞路，閔知胡羯之不爲用也，遂帥晉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鄴城北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晉人爲將帥，隨所在戮之，羯人自是無遺類矣。閔稱帝二年，而爲燕王慕容儁所滅，於是鮮卑與氐復分裂中原而據之。

五 前涼張氏一

天厭晉德，戎羯亂華，劉石首禍，燕秦繼起，長淮以北，化爲左衽之鄉，其能內撫遺黎，外攘凶逆，保障西北一隅之地，至八十餘年而後亡者，張氏一家而已。張軌字士彥，安定人也，世以儒學顯，軌明敏好學，有器望，遊宦京洛，賈后之亂政也，軌知大難方興，陰圖避地，聞童謠云：「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於是求領河西，曾公卿亦奏其才堪邊要，遂以軌爲涼州刺史。于時鮮卑搆亂，寇盜縱橫，軌到州，卽擊破之，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愍帝立於長安，封軌爲西平公，遣使以尙方劍賜之，曰：「自隴以西，征伐之事，悉以相委。」劉聰內犯，王師累敗，惟涼州援軍，數破賊兵，京師人歌之曰：「涼州大

涼州大馬橫行天下

謝艾知兵

福祿伯

馬橫行天下。軌卒，子寶繼之，實施被害，子駿年幼，實弟茂攝政，茂卒，駿始襲位，羣下尊之為涼王，張氏之業，至駿而始大，於是元帝南渡，已十二年矣，涼州去江左遼遠，信使難通，猶奉愍帝建興年號，駿襲位，始遣使奉表入貢，假道於蜀，跋涉年餘，乃達建康，劉曜敗亡，隴右河南諸郡，盡歸於駿，因增置河沙二州，車服官制，略擬王者，西域諸國，悉稱臣奉貢，駿卒，子重華襲其位，時石虎方強，遣其將麻秋帥師西寇，涼州震恐，有薦主簿謝艾知兵者，重華召問方略，艾對曰：「昔耿弇不肯以賊遺君父，臣竊慕之，願假臣精兵七千，必能為殿下生縛麻秋以獻。」重華壯之，即以艾為中堅將軍，與之步騎五千，使拒趙兵。

〔安定〕今甘肅鎮原縣。〔河西〕今甘肅西北部。〔河沙二州〕河州，統金城八郡，今

甘肅蘭州鞏昌等地，沙州，統今甘肅安西縣至新疆吐魯番縣之地。

六 前涼張氏二

艾引兵至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旂上，衆皆恐，以為不祥，艾獨喜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於是督軍急進，果大破賊而還，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厚遇

輜車白

九州之
力困於
枹罕

張瓘起
兵討祚

天錫篡
立

前涼亡

之，時艾年纔弱冠耳，諸寵貴惡其才，共譖毀之，出守酒泉。會秋再入寇，連陷數城，勢張甚，重華復以艾爲大將，帥步騎三萬禦之。艾乘輜車，冠白帽，鳴鼓徐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是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左右大擾，勸艾乘馬急走，艾不從，神色自若，轉下車，踞坐胡牀，指麾處分，賊謂其有伏兵也，懼弗敢進。艾分軍擊賊後，賊陣動，艾乘勝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秋匹馬奔還，石虎聞報，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乃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後數年，秋又來犯，艾復大破之。重華卒，子曜靈嗣，甫數歲，重華庶兄祚，性傾巧陰險，害曜靈而代之，又殺謝艾，於是張氏之業衰矣。祚在位三年，恣行無道，國人共憤，其宗人張瓘，方鎮枹罕，祚惡其彊，陰使人圖之，爲瓘所覺，卽起兵討祚，敦煌人宋混，與其弟澄，聚衆應之，祚戰敗，遂被誅，國人咸呼萬歲，奉曜靈弟玄覲，嗣西平公位。瓘恃功驕倨，宋混誅之，代執國政，混卒，澄代，復爲張邕所殺，邕既殺澄，專擅更甚，於是駿少子天錫，帥衆誅之，旋弑玄覲而自立。既而秦王苻堅遣兵西侵，天錫連戰皆敗，遂降於堅，張氏據有河西，七十六年而亡，後堅敗於淝水，天錫始南歸。

註

①【振武】在今甘肅導河縣西。②【酒泉】今甘肅酒泉縣。③【枹罕】即今甘肅導河縣治。

④【敦煌】今甘肅敦煌縣。⑤【泜水】在今安徽壽縣東北。

七 慕容前燕之興

鮮卑

慕容廆

命世之器

慕容皝稱燕王

鮮卑者東胡餘種也，秦漢之間，爲匈奴所滅，餘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三國時，因緣入中國，孳育漸繁，遂遍於東西二邊；其在西邊者，爲吐谷渾，爲秃髮氏，爲乞伏氏；其在北荒者，曰「拓跋氏」，一其在遼東者，曰「段氏」，曰「宇文氏」，曰「慕容氏」，「慕容廆」者，昌黎鮮卑人，幼而魁岸，長八尺，雄傑有大度，童卯時往謁張華，華深歎異之，謂曰：「君他年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廆既長，數寇遼西，後遣使來降，拜鮮卑都督昌黎公。二京傾覆，幽薊淪陷，中原士族多浮海往依廆者，廆虛懷延接，脩明法制，日益富強。廆死，傳其子皝，始僭即燕王位，定都龍城。皝與石虎約，共攻段氏，既而背約，不俟趙師之至，遽進兵大掠而還。虎病之，自將東征，連下三十餘城，遼東大震，皝欲出亡，其將慕容根諫曰：「趙疆我弱，一舉足，大事去矣；今固守堅城，其勢自倍，戰而不勝，走亦未遲，奈何望風逃遁，出必亡之下策乎？」皝乃止。元菟太守劉佩，以死士數百，出衝趙

慕容儁
稱帝

軍大捷而還。士心始定。虎攻城十餘日，不能克而退。儁使其子恪，以二千騎追之。趙軍大敗，儁遂南破高句麗，北滅宇文部，其勢愈盛。儁死，子儁襲位。石氏之亡也，中原大亂，石祗爲魏主閔所攻，遣使詣燕求救。儁使恪將兵南下，大破魏帥，執閔斬之。乘勝取鄴，儁卽徙都之。羣臣勸進，遂卽皇帝位。時朝廷遣使方至燕，儁謂曰：「歸語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爲中原人所推，已稱帝矣。」

註

①【鮮卑山】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右翼西三十里，土人呼爲蒙格。

②【昌黎】今直隸昌黎縣。

③【遼西】今直隸之永平承德朝陽至奉天之錦州新民等地，郡治今直隸盧龍縣。

④【龍城】今熱河朝陽縣。

⑤【元菟】漢滅朝鮮，置元菟郡，郡治高句麗，後漢時徙治今奉天之瀋陽附近。

八 苻秦之興一

苻洪者，略陽氐人也。氐自商周時，已見於詩，其人皆土著耕稼，有城郭宮室，文化略高於諸戎。石虎時，以洪爲冠軍將軍，委以西方兵事。石氏滅，乃遣使來降。既而又自稱三秦王。未幾，爲趙將麻秋所鳩，其子健收秋斬之。洪臨終，謂健曰：「中原非汝曹所能定，

苻洪自
稱三秦
王

苻健稱
大秦

桓溫北
伐

苻堅自
立

吾死後，宜鼓行而西，據關中形勝之地。言訖而死。健遂帥衆入關，三秦悉定，乃僭稱天王，國號大秦。既又稱帝。方劉石之盛也。國用偶不足，輒縱兵鈔掠，雖僭位號，與羣盜無異。至健據關中，始制租稅，來商旅，通關市，立荊州於豐陽縣，與晉人互市，南金奇貨，漆蠟弓竿之屬，百貨充積，於是國用饒裕，紀綱粗立矣。穆帝時，桓溫帥衆北征，水軍自襄陽趨均口，步騎遵淝川入武關，而命司馬勳以奇兵出子午谷，向長安。健使其太子萇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霸上，三輔郡邑望風款附，居民爭牽羊擔酒，以勞王師。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也。」溫之出師也，輕裝減運，以期迅速。既入秦境，指麥爲糧。已而秦人悉芟其麥，官軍驟乏食。溫不得已，拔關中民三千餘戶以歸。健亦旋死，太子萇先爲官軍所射殺，次子生嗣位。生性殘虐，眇一目，自諱甚切，有觸者輒殺之。卽位以來，一日不殺，則愀然不樂。健弟東海王彊子堅，素有時譽，生甚忌之。堅不自安，乃與諸大臣密謀殺生，堅自立爲秦王。

註 ①【略陽】今陝西略陽縣。 ②【三秦】今陝西關中道。 ③【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④【均口】均水入沔之口，在今湖北光化縣西北。 ⑤【淝川】今河南淝川縣。 ⑥【武關】今陝西商縣。

⑦【子午谷】在今陝西洋縣東北，谷中路直通長安。⑧【藍田】今陝西藍田縣。⑨【霸上】在陝西長安縣東。⑩【三輔】今陝西關中道。

九 苻秦之興二

秦王苻

北海王猛
捫蝨而談

慕容垂
自燕至秦

秦王堅有混一九州之志，既即位，則厲精圖治，任賢舉能，初劉石慕容之據中原也，軍國要政，悉以種人主之，而晉人不得與聞。堅在位，獨反其所爲，用人維賢，不私貴近，聞北海王猛之賢，起自布衣，不數年而至宰相。猛字景略，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桓溫之伐秦也，猛往見之，捫蝨而談，旁若無人。溫異之，深加敬禮，署軍諮祭酒。將與偕南還，猛知溫之有異志，不願爲之用，辭不受職。堅得猛，喜不自勝，嘗曰：「吾之得景略，猶昭烈之遇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已而慕容垂自燕至，秦王益喜，先是燕主儁之卒也，召其弟太原王恪，將授之位，恪辭曰：「陛下倘謂臣能荷天下之重者，豈不能輔幼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朕復何憂？」儁卒，恪輔太子暉即位，凡九年卒。臨終謂暉曰：「吳王垂兼資文武，授之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覲之計。」垂號之少子，初名霸，儁忌之，易其名爲垂，取缺字之半也。恪卒後，上庸王評輔政，評素貪

王猛諫
慕容垂

鄙忌垂，謀誅之，垂不自安，遂奔秦。秦王堅方圖并燕，忌垂在，未敢發。及聞其至，大喜，執手郊迎，恩禮曲至。王猛諫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從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以逆億殺人？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失信，况萬乘乎？」待之益厚。

【譯】 苻堅是時，方有志并吞，以垂材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不失駕馭羣雄之略。厥後垂與堅敗，特所以善其後者無策耳。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讖之，則是以成敗論人，豈為篤論。

【註】 ①「劉石慕容」即劉淵石勒慕容前燕等。 ②「北海」今山東樂昌縣。

十 秦滅前燕

初桓溫之伐燕也，燕人求救於秦，許割虎牢之西以報之。及晉師既退，悔而弗予，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救災恤鄰，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命王猛督梁成鄆羌諸將伐之，取洛陽而歸。既而燕政益亂，堅遂謀一舉盪平，復遣猛督步騎十餘萬以擊之，慕容評帥兵三十萬拒敵，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長驅而入，所過郡縣，望風降附，

王猛伐
燕

潞川之戰

燕亡

王猛治秦

願勿圖晉

陽與評軍遇於潞川。評爲人貪鄙，及是愈甚。軍中乏水，資山泉以飲。評一切障固之，將士非納錢帛，不得取汲。金積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鬥志。猛聞之，笑曰：「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遂驅兵進戰，燕軍大敗。評單騎走還。猛長驅圍鄴，堅聞報，留太子守長安，自帥精銳十萬赴鄴。暉與評棄鄴奔龍城，秦人追獲之。堅還長安，留猛鎮鄴，以爲關東六州都督。猛觀省風俗，勸課農桑，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奏除之。燕民無不感悅。堅乃命其弟融代猛鎮鄴，而召猛爲丞相。猛既歸朝，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文武大權悉以委之。堅端拱而已。猛剛明清肅，任官惟賢，賞罰當罪。對內對外，尤能令行禁整，事無流滯。以是國富兵強，境內大治。遂取晉梁益兩州，拓地萬餘里。未幾，猛寢疾，堅親臨撫問，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和睦，臣死之後，願勿以圖晉爲念。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以漸除之。」言畢而卒。比大斂，堅三臨哭之，曰：「天不欲使吾混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評

王猛未遇苻堅，已能僻桓溫不就，絕非當時處士盜虛聲者可比。及既相秦，得君之專，既如管子，而令

行之速，亦如管子。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原。」王猛之「令行禁整，事無流滯」，何以異此。此卽法家治

國之真精神，行政之大關鍵，讀者不可不知。

註

①〔虎牢〕今河南汜水縣。

②〔壺關〕漢縣，故城在今山西長治縣東。

③〔晉陽〕今山西省

城。④〔潞川〕水名，在今山西潞城縣北。⑤〔鄴及龍城〕俱見前第七。

十一 淝水之戰

苻堅謀
大舉伐
晉

謝玄鎮
廣陵
劉牢之

謝玄
基賭墅

自王猛死後，秦王堅欲大舉伐晉，詔羣臣會議於太極殿。羣臣皆強諫，不欲行。獨慕容垂、姚萇勸之，堅意遂決。太子衛率石越曰：「晉據長江之險，殆未可動。」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遂遣弟融督垂等步騎二十七萬爲前驅，堅自以大軍六十萬發長安繼之，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時晉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也。先是巴蜀淪陷，晉廷深以秦寇爲憂，詔求良將可捍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玄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帥精銳爲前鋒，戰無不克，時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至是秦王堅大舉入寇，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帥劉牢之拒之。時都下人心震恐，玄將行，問計於叔父安，安夷然答曰：「已言。」因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安碁本劣於玄，是日便爲敵手。桓沖在荊州，遣

八公山
草木皆
兵

颶水之
歌

風聲鶴
唳皆為
晉兵

謝安折
屐

兵入衛，安固卻之曰：「朝廷兵馬無闕，宜留防西藩。」已而秦兵破壽陽，石等憚不敢進，會秦王堅使朱序來說石等降。序私謂石曰：「今乘諸軍未集，速擊之，可破也。」十一月，玄先遣劉牢之，以輕騎五千趨洛澗，與秦兵遇，擊破之，斬其驍將梁成，士氣少振。堅登壽陽城，見晉軍部陣嚴整，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始有懼色。秦兵逼澗水而陣，玄使人告融，請其移軍小卻，俾晉軍得渡水成列。融不許，堅曰：「但使半度，我以鉄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麾兵小卻，秦兵陣動，不可復止。玄等急渡水擊之，融馬倒，爲晉軍所斬。秦兵遂大敗，自相踐踏，死者蔽野。堅中流矢，急引兵退走，重以天寒大雪，飢凍死者又什七八。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追至也。時秦軍諸將，惟慕容垂所部獨完整，堅率殘騎赴之，或勸垂乘勢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奈何害之？」因悉以兵授堅，堅始得至洛陽。謝安得玄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對弈，置書几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弈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評

謝安賭墅，羣謂爲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竊謂不然。觀謝石謝玄，憚不敢進之狀，則桓沖之言，不爲無見。

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謝玄將蹈偵轍。

之讖，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謂爲天幸，非刻論也。至於苻堅不早殺慕容垂，而慕容垂亦不乘苻堅之厄。庸者以爲英雄度量過人，譎者又以爲坐失事機，皆非也。蓋堅貪晉而欲藉垂以就功，垂因晉而欲疲堅以復業。此正如吳越春秋所謂「蟬不知螳，螳不知雀」，豈真有恩仇之念於其間哉。

註

①【廣陵】今江蘇江都縣。

②【山墅】謂傍山之園林也，在今江甯縣北。

③【壽陽】卽壽春

今安徽壽縣。

④【洛澗】在安徽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

⑤【八公山】在今壽縣東北二十

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客八公登此山學仙，故名。

⑥【淝水】在今壽縣東北。

十二 苻秦之亡

苻堅既敗，中原復雲擾，紛起自立者，前後凡七國。慕容垂據河北以叛，是爲後燕；慕容泓及其弟冲據華陰起兵，是爲西燕；姚萇起於北地，是爲後秦；乞伏國仁叛於隴右，是爲西秦；呂光平西域而歸，遂據涼州，是爲後涼；拓拔珪卽位於代，是爲後魏；楊定奔隴西，收集舊衆，自稱仇池公，是爲仇池。諸國既紛立，慕容冲遂帥師攻長安，堅躬自督戰，飛矢遍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人煙。堅大懼，以讖書卜之，曰：「帝出五將得久長。」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兵圍之，秦兵

後燕 後秦 後涼 後魏 仇池

苻堅亡

謝玄北伐

慕容垂稱帝苻秦亡

皆散走，堅遂被執，未幾遇弒。堅盛時，嚴禁織緯之學，乃末年神智衰沮，反信讖以速亡，其不能復振宜矣！謝安以苻氏傾敗，奏請開拓中原，乃以玄為都督，帥師北伐，河南城堡皆來歸附。時秦王堅少子丕鎮鄴，為垂所攻，進退路窮，使人求救於玄，玄遣劉牢之救之，垂逆戰而敗，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反為所敗，牢之入保鄴城，兵威復振。旋以兵敗徵還，丕亦北走晉陽，堅被弒，遂即帝位。既而為西燕所敗，南走，謀襲洛陽，晉將馮該邀擊殺之，於是河北之地悉歸於燕。慕容沖死，其弟永嗣僞位，棄關中地，東據長子，旋亦為垂所滅。垂遂稱皇帝，都於中山。秦王堅之從孫登聞丕死，稱帝於南安，與後秦相持者九年，卒為姚萇子興所殺，其子崇稱帝改元，旋為西秦所殺，苻氏遂亡。自苻健之僭立，至崇之滅，凡四十有四年。

註

①【河北】今河南河北道及直隸一帶。②【華陰】今陝西華陰縣。③【北地】今陝西耀縣。

④【隴右】今甘肅皋蘭縣。⑤【涼州】今甘肅武威縣。⑥【代】今山西右玉縣。⑦【隴西】

今甘肅東南部。⑧【五將】山名，在今陝西岐山西北，亦名武將山。⑨【鄴】今河南臨漳縣。⑩

【長子】今山西長子縣。⑪【中山】今直隸定縣。⑫【南安】故城在今甘肅隴西縣東北。

十三 拓跋魏之興

索頭再興
拓拔氏

什翼健

拓拔珪

後魏

拓拔珪
稱帝

南燕
北燕

自苻堅失馭，中原塗炭，區區關隴之地，至分裂為七國。關以東，慕容氏地雖較大，然威力亦不能及遠，於是索頭遺孽，再興朔漠，竟覆燕而代之。遂成後來南北分立之局。索頭者，即拓跋氏，亦鮮卑別種也。晉人以其結髮為辮，故呼之曰「索頭」。初興於北荒，漸徙而南，居於代北。西晉末，曾助劉琨擊劉淵有功，封為代公。至什翼健而益大，遂稱代王。什翼健為其子實君所弑，部眾潰散。秦王堅誅實君，分其眾為二部，使匈奴劉庫仁、劉衛辰分統之。什翼健之孫珪尚幼，依庫仁以居。及苻氏之亡，珪年長矣，雄武蓋世，遂收集舊部，據雲中代北諸郡縣，改國號曰「魏」。都於平城，然尚朝貢於燕。時燕主垂老矣，諸子貪冒，以索賄故，留珪使。珪大怒，遂與燕絕，侵掠北邊郡邑。垂遣其太子寶將兵擊之，珪以計擊之於參合陂，大敗之。寶僅以單騎免。垂旋卒，寶襲位。魏乘喪來擊，取并州，進圍中山。寶迎戰大敗，嬰城自守。會寶弟麟作亂，寶棄中山，北走龍城。珪盡定河北地，始稱皇帝。垂之弟范陽王德，南襲晉青州，據之，稱帝於廣固。燕自是分為二，寶為北燕，德為南燕，而洛陽遂為後秦所陷。

呂光平 西域 鳩羅摩 什 後涼 南涼 北涼 西涼 李嵩

註 ①〔索頭〕謂編髮為辮也，拓跋氏為東胡遺種，編首髮為辮，狀如索，故曰索頭，亦稱索虜，南北朝時，

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 ②〔代北〕今山西右玉縣北邊牆外。 ③〔雲中〕今山西大同等地。

④〔平城〕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 ⑤〔參合陂〕在今大同縣。 ⑥〔中山〕燕都城，今直隸定

縣。 ⑦〔龍城〕今熱河朝陽縣。 ⑧〔廣固〕故城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

十四 秦涼之分裂

太元以來，關洛之間，羣雄並起，各竊位號，其尤桀如亂絲，瓜分豆剖，不易理董者，則秦涼之墟是已。呂光之平定西域也，聞苻氏之亂，以西域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從其言，奪姑臧而據之，盡有前涼張氏河北故地，自稱涼王。然光老矣，其諸子皆庸劣，爭權亂政，光莫能制，境內諸夷咸有二心，於是禿髮烏孤首先叛命，據涼州嶺南五部之地，都於樂都，是曰南涼；盧水胡沮渠蒙遜推晉人段業為主，據張掖以叛，旋弑業而代之，是曰北涼；西涼公李嵩者，晉人也，臣於北涼，為敦煌太守，溫毅有惠政，燉煌人苦胡人之苛虐，相率叛之，推嵩為涼公，領沙州刺史，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呂氏所據，僅姑臧一郡而已。嵩既據西涼，

唐之始

乞伏國
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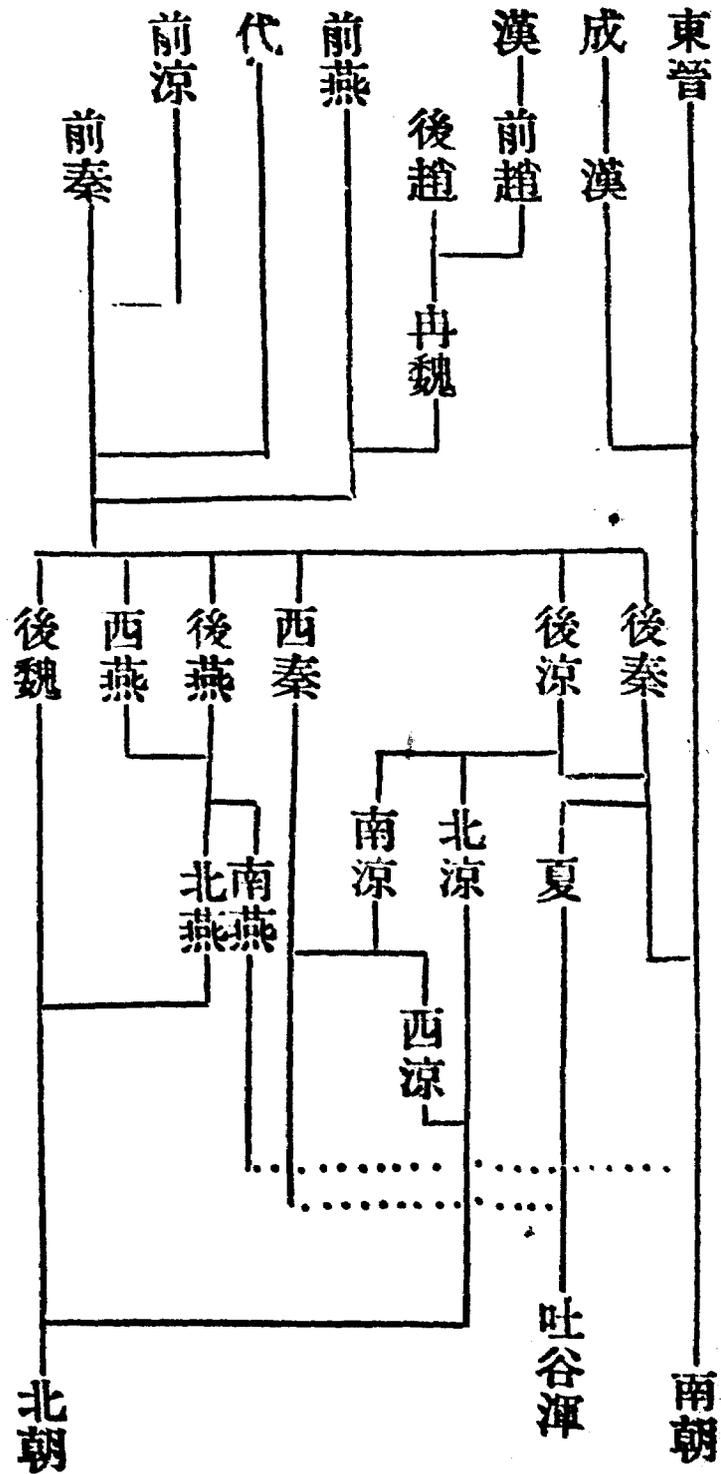
五胡興
廢具此

遣使詣建康奉表，詔以為涼州刺史，嵩卒，諡曰「武昭王」，即唐室之始祖也。其後呂氏為姚秦所滅，而南涼被滅於西秦，西涼見并於沮渠蒙遜，遂兼有五涼之地。至宋元嘉中始亡，河南之地，則乞伏國仁割據隴右，亦自稱秦王，分其地為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傳弟軻，徙都金城。軻歸，傳子熾，遂并南涼。至暮末而為赫連氏所滅。諸夷據彈丸黑子之地，而能抗衡大國，至數十年者，以其人盡習兵法，令清簡，分晉人於諸城，專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而種人則專任攻戰，軍旅之事，晉人不得與聞焉。迨傳世稍久，染華風而耽安逸，則精銳之氣盡，而又為新興者之所乘，五胡興廢之由，具於是矣。

- ①【天竺】國名，即今之印度。
- ②【姑臧】今甘肅武威縣。
- ③【嶺南五部】謂洪池嶺以南之五部，在今甘肅武威縣東南。
- ④【樂都】今甘肅碾伯縣，亦曰樂都嶺，即洪池嶺也。
- ⑤【張掖】今甘肅張掖縣。
- ⑥【敦煌】今甘肅敦煌縣。
- ⑦【沙州】今甘肅安西縣。
- ⑧【玉門】今甘肅玉門縣。
- ⑨【五涼】謂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也。
- ⑩【金城】今甘肅皋蘭縣。

五胡十六國興亡一覽表

安帝



第三章 東晉之滅亡

一 王恭之亂

自謝安桓沖謝玄之儔，後先凋謝，而晉政遂衰。孝武帝為貴人張氏所弑，太子德宗即位，是為安帝。會稽王道子，孝武之母弟也，受遺詔輔政。道子性庸下，沈湎於酒，不事事；

王恭舉兵

元顯舉亂

王恭伏誅

元緒王國寶，皆小人也，相與附之，弄權亂政，中外側目。時王恭以懿戚清望，都督青兗，鎮南徐，憤朝廷之昏荒，遂與荊州刺史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相約舉兵內向，以清君側之惡。玄，溫子也，少有雄豪稱，負其才地，爲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慨然太息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荊州。至是說仲堪應恭，仲堪猶豫未決，而恭兵已起。道子大懼，不得已，誅緒及國寶以說恭。始罷兵還鎮，由是朝廷方鎮，遂相水火。時道子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材，道子奏拜爲征虜將軍，配以精兵，引譙王尚之兄弟爲腹心，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恭等不自安，復連兵反，朝廷憂懼。道子不知所爲，悉以軍務委元顯，日夜飲醇酒而已。恭素以才地傲物，既誅二王，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顧以部曲將遇之，牢之內不能平，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圖恭，約事成即授以恭位號。牢之因旋師襲恭，恭兵潰亡走，爲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顏色自若，謂監者曰：「我闇於知人，是以此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於朝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都督青兗，鎮京口，以桓玄鎮江州，仲堪及玄，皆罷兵還鎮。

評

桓玄怨望棄官，弁髦國憲，乃聽其翺翔附亂，蒿目誰何，東晉紀綱，可謂掃地盡矣。至王恭初以疾惡，咸

齊朝廷，已如奪隱田之牛，身陷不義。及國寶等既誅，乃謂威無不行，勳輒舉兵向關。小人之無忌憚，孰甚於此。臨刑時，乃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乎？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註

①〔南徐〕治京口，今江蘇丹徒縣。②〔荊州刺史〕鎮江陵，今湖北江陵縣。③〔南郡〕即今江陵縣。④〔義興〕今江蘇宜興縣在太湖西。⑤〔五湖〕即太湖也，姑蘇志載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俱在太湖附近，故以五湖爲太湖。⑥〔二王〕謂王緒王國寶也。⑦〔京口〕即南徐州治，見上。⑧〔江州〕今江西九江縣。

二 桓玄之亂

元顯既平王恭，自謂才略舉世無儔，諛之者至以明帝擬之。會稽王數經變亂，憂懼成疾，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其父揚州牧以授己，道子醒始知之，而無如何也。元顯既得政，引樹親黨，廣通賄賂，由是門庭如市，而道子之門，可羅雀矣。元顯性喜苛刻，生殺任意，徵發徭役，歲無虛日，東南數郡，民心騷動，於是海盜孫恩乘機作亂，衆皆殺長吏以應之，旬日間至數十萬，沿海郡縣，悉被寇鈔，桓玄既得江州，漸露不臣之志，仲堪知其有異志，因與雍州刺史楊佺期，結昏爲援，玄亦恐爲殷楊所并，求廣所

元顯專政

孫恩之亂

桓玄舉兵

楚

桓玄篡位

元顯之敗

統朝廷欲搆使乖離，乃分荊州四郡與玄，佺期忿懼，謀襲玄，仲堪多疑，苦止之，玄聞其謀，遂潛師襲取江陵，殺仲堪，佺期朝廷無如何，即以荊州授之，玄勢由是始大，要害鎮戍，咸易以所親，元顯謀及其勢之未固也，討之，遽下詔罪狀玄，以牢之督前鋒，張法順謂元顯曰：「牢之反覆好利，未可深信，且與桓謙厚，可令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從命，則先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恐人心不安。」遂弗從，牢之至歷陽，與玄軍遇，牢之素惡元顯，且自恃材武，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遂舉軍迎降，元顯將發，聞玄兵已至，全軍奔潰，玄入建康，執元顯與其親黨，悉斬之，旋酖殺會稽王道子，而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奪牢之兵權，以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得志，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大集僚吏，欲據江北以討玄，將佐無應者，皆散走，牢之窮蹙，自縊而死，其子敬宣奔南燕，依慕容德，玄遂遷安帝於尋陽，篡帝位，國號楚。

圖

王恭以討國寶爲名，即殺國寶，劉牢之殺恭，即令代恭，欲桓玄等取仲堪，即授之江雍諸州，欲仲堪罷

兵，即還以荆益之地，晉政不綱，至此極矣，前此王敦蘇峻桓溫等，雖奸雄久蓄異志，尙不能闖于至是，桓玄

以一狂妄少年，不勞而竊神器，可見國是益非，則逆謀益易逞，理勢必然，足爲千古炯戒！

註 ①【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②【歷陽】今安徽和縣。 ③【建康】晉都今江蘇江甯縣。 ④【

尋陽】今江西九江縣。

三 劉裕起兵定亂

劉裕初起

龍行虎步
劉裕起兵京口
劉毅家無儋石

劉裕者，劉牢之之部將也。其先彭城人，後遷於丹徒。初起參劉牢之軍事，牢之擊孫恩於會稽，命裕以數十人覘賊，驟遇賊數千，從者皆死，裕獨奮長刀前鬥，牢之子敬宣見裕久不歸，疑其已死，率衆求之，裕方持刀大呼殺賊，賊見衆至，乃奔散。牢之之死也，其甥何無忌問計於裕，裕曰：「卿第隨我返京口，桓玄必行篡弒，吾與卿舉義討賊，大事可成也。」玄果篡位，裕隨玄兄脩入朝，玄見之，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恆，蓋人傑也。」因厚遇之。或說玄曰：「裕龍行虎步，瞻顧不凡，終不能爲人下，宜早圖之。」玄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無可任者，俟關河平定，當別議之。」裕既旋京口，遂與何無忌、劉毅等同謀起義，託言遊獵，召集徒衆，斬桓脩以徇。玄聞義軍起，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痛一

何無忌酷似其舅

桓玄伏誅

劉裕平南燕

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耶？乃使其兄謙拒戰於覆舟山，大敗遁歸。玄倉皇出走，至尋陽，挾安帝走江陵，道中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略甚詳。後遂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於是裕留守京師，遣無忌與毅帥眾追玄，一破之於桑落洲，再破之於崢嶸洲。甯州督護馮遷率眾數百人，激玄於枚回洲，斬之。無忌等奉安帝於江陵，反正，裕使劉毅奉車駕還雒康，遂執晉柄。

桓玄一經敗衄，百事俱廢。乃於倉皇奔竄中，猶以厚思著述為事，所謂欲蓋彌彰，視六藝文好者，又豚積矣。

- 註 ①【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 ②【丹徒】今江蘇丹徒縣。
- ③【京口】即今丹徒縣。
- ④【關河】謂關中及河南北也。
- ⑤【覆舟山】在江甯縣東北，即鐘山西足也。
- ⑥【尋陽江陵】俱見上課。
- ⑦【桑落洲】在江西九江縣東北。
- ⑧【崢嶸洲】一名得勝洲，在湖北鄂城縣東北。
- ⑨【枚回洲】在湖北江陵縣南。

四 劉裕剪滅羣雄

劉裕既執晉柄，思大舉北伐，以擴威權。時南燕主慕容桓數寇淮北諸州郡，裕抗表請

斬盧循

滅蜀
伐秦

王鎮惡
檀道濟

劉穆之

克洛陽

克潼關

伐之，表上即行。明年，克廣固，執超送京師，斬於建康市。於是山東諸州郡，復爲晉有。當裕之取南燕也，孫恩餘黨盧循，嗣裕未歸，乘虛入寇，何無忌死焉。劉毅帥師拒戰，爲其所敗。建康大震，裕聞報，還軍自救，擊斬循，及其黨徐道覆，遂留京輔政。自此內外大權，悉歸於裕。時安帝至庸闔，不辨菽麥，甚至饑寒飽煖，亦不自知。賴母弟琅琊王德文，時左右之，顧裕視之蔑如也。裕蓄不臣之心久矣，謀禪代，欲更立功以自固。於是遣兵滅蜀，蜀王譙縱自縊死。又議伐秦，會秦王興卒，嗣子泓，仁柔不振，諸昆弟皆有異志。裕決計乘喪伐之。義熙十二年，帥諸軍發建康，命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以水軍自汴入河。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數道並進，而以劉穆之輔世子義符，總留府事。臨行，穆之謂鎮惡曰：「公以伐秦之任委卿，卿其勉之。」鎮惡慨然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矣！」裕兵至彭城，鎮惡道濟已入秦境，所向皆捷，遂進克洛陽，獲羌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諸夷感悅，降者日衆。已而鎮惡等進克潼關，秦太宰姚紹嘔血死，於是沈田子亦入武關，進屯青泥。秦主泓自將禦之，狼狽敗歸，而

克長安

鎮惡復帥水軍，自河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不見人行，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頃刻不見，乃喻衆曰：「此長安北門也，去家數千里矣，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而去，今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道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躍爭赴，大破秦兵。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亦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遂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宮中彝器法物，送姚泓至建康，斬之。北涼沮渠蒙遜聞裕滅秦，怒甚，其門下校書郎劉祥入白事，蒙遜遽曰：「汝聞劉裕入關，謂爾華人得志，敢研研然耶？」立斬之。

姚秦亡

註

①【廣固】今山東益都縣。②【許洛】謂許昌洛陽。③【陽城】山名，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

④【武關】今陝西商縣。⑤【汴】在河南開封縣。⑥【鉅野】今山東野縣。⑦【彭城】今

江蘇銅山縣。⑧【潼關】今為陝西潼關縣治。⑨【武關】今陝西商縣。⑩【青泥】城名，在今陝

西藍田縣。⑪【渭橋】在長安城北。⑫【平朔門】即長安北門。

五 長安之亂

歸劉裕南

陵長安十

勃赫連勃

十歲兒

裕既滅秦，遂欲留駐長安，經略西北，顧裕老矣！常慮不及身禪代，身死之後，他人必效尤而起，故急思南歸，速篡大位，會劉穆之卒，穆之者，裕之心膂也，輔裕世子在京，內總朝政，外籌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公暇輒延賓客，詩酒談笑，意豁如也。至是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還都，乃以次子義真守關中，命王脩及鎮惡諸人輔之。鎮惡，王猛孫也，秦人素懷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爲多，故裕留王脩、沈田子等，所以分鎮惡之權也。裕臨行，關中父老詣軍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百餘年矣，今始覩漢官威儀，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公家墳墓，咸陽宮室，君家室宅，舍此將安適乎？」裕爲之惻然，慰喻而已。裕本漢楚王交後，故父老言及之。於時夏王赫連勃勃，虎視朔方，築統萬城而都之，方謀南取關中，勃勃者匈奴劉淵之裔，匈奴呼天曰：「祁連。」赫連者，祁連之轉也，故勃勃更姓赫連。聞裕南歸，喜甚，亟自統大軍南下，鎮惡與田子帥師拒之。田子畏勃勃衆盛，不敢進，鎮惡曰：「一公以十歲兒，付之吾曹，當相與竭力以報，而擁兵觀望，虜何由平方欲獨進？」而田

亂長安大

關中勃勃

立劉裕弒

筆欣然操

子素與鎮惡不平，至是，遂誣稱鎮惡謀反，請鎮惡詣傅弘之營計事，伏兵斬之。弘之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其首，擊破夏兵，勃勃乃退。義真賜與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謀反，義真遽收脩殺之。於是長安大亂，勃勃遂進據咸陽，樵采路絕，人無固志，裕聞之，急遣朱齡石守關中，召義真東歸。齡石至長安，義真所部不聽令，大掠而東。弘之為勃勃所禽，不屈死，齡石亦為夏兵所殺，勃勃遂入長安，據關中。

赫連勃勃謂姚興死，已必得長安。崔浩謂長安終為魏有，兩人之言，信若左券。然勃勃能取而不能治，故先得而速失，魏則粗有紀綱，是以得之雖較遲，而守之亦稍久。此又得失之林，以事卜之，益不爽矣。

註 ①〔長安十陵〕指西漢十帝之陵墓。②〔咸陽宮室〕亦指漢家宮殿言。③〔統萬城〕在今甘肅甯夏縣北，夏主發夷夏人十萬築之曰，朕方一統天下，君臨萬邦，因名曰統萬，其城十色白而牢固。

六 劉裕之篡弒

劉裕既破秦而歸，效曹操司馬昭故事，進爵宋王，方謀禪代，而以讖文有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弒安帝，而立琅琊王德文，是為恭帝。恭帝即位之明年，裕欲受禪，命中書令傅亮具禪詔，使恭帝署之，帝欣然操筆曰：「桓立之時，晉室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

徐廣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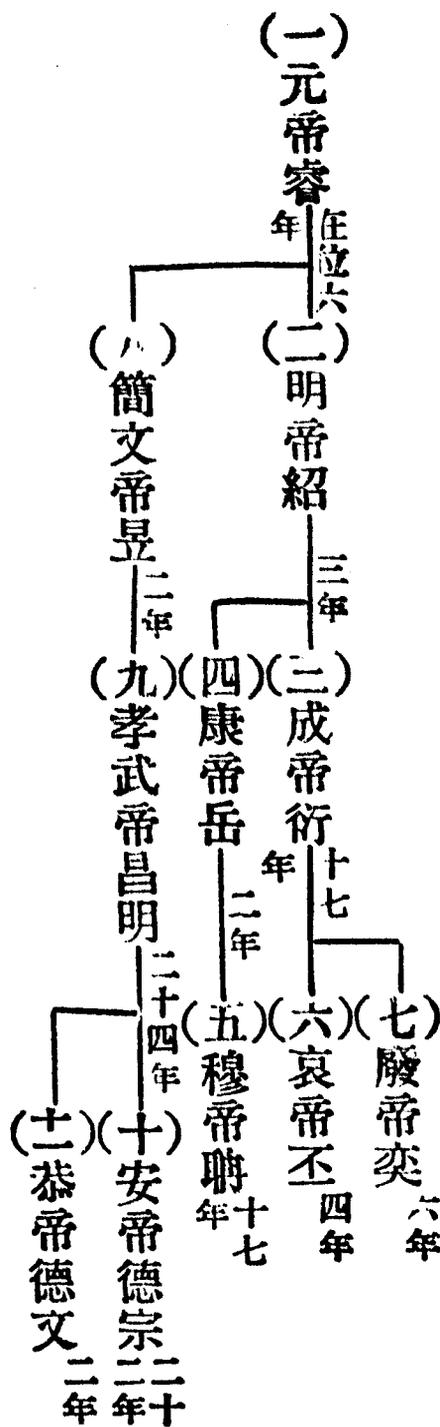
劉裕篡弑

晉亡

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與之，而遜位於琅邪。故第百官班辭，祕書監徐廣獨流涕哀慟。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臣，悲歎之事故自不同耳。」裕既卽位，奉恭帝爲零陵王，宮於秣陵。然自思年老子幼，零陵尙在，恐身歿之後，或有人起而效己之取桓氏也，決意先弑零陵以鋤禍本，乃以毒酒一罌授琅邪郎中令張偉，偉歎曰：「醜君以求榮，不如其死。」乃自飲而卒。恭帝自知禍及，與褚妃同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悉出褚妃，故宋人莫能得志。及是，裕使妃兄褚澹之往省妃，妃出見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因以被掩殺之。自是以後，凡禪代之交，其故主遂無善終者矣。東晉自元帝定都建業，偏安於江左，傳至恭帝，凡十一主，一百有五年而亡。

評 裕既篡位，零陵之勢已不如一匹夫，而裕必欲弑之，何哉？蓋自以年老子幼，恐身歿後，留此尙爲禍根耳。及宋之亡也，劉氏無少長，皆被害于齊，而梁弑巴陵王，陳弑江陰王，亦後先踵行，如出一轍，殘逆之報，若有司其契者。觀唐待楊氏，宋待柴氏，恩禮始終，而國祚綿延，自得厚報，天道灼然可見矣。

東晉帝系表



七 李密 王裒

兩晉多孝友特行之士，而志潔行芳，皜然泥而不滓者，於西晉得三人焉。曰李密、王裒、庾袞。於東晉得一人焉，曰陶潛。李密字令伯，蜀之犍爲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祖母劉躬自撫養，密事劉以純孝聞。劉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臥也。少仕蜀爲郎。蜀亡，遂不仕。晉武帝踐位，詔徵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侍養，辭不應命。上疏陳情，帝允其終養。其疏詞旨哀惋，論者以比武侯出師表，一忠一孝，並絕千古云。王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司馬昭司馬，昭之伐吳也，敗於東關，問羣下曰：「近日之事，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乃委罪於孤邪？」引出斬

陳情疏 王裒

西晉三 東晉一 李密

門人為
廢蓼莪
詩

之。夏少立操尚，博學多能，痛父之死於非命，遂終身不應辟召，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廬居墓側，旦夕常至墓次，攀柏悲號，母性畏雷，母既沒，每雷聲起，輒跪墓側，呼曰：「母勿怖，兒在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也。門人受業者，為之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衣而蠶，知舊有餽遺者，輒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解，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軋耒，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詣縣門。弟子從行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哀來謁己也，整衣出迎，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耳，非敢詣公也！」因執手涕泣而去。令亟放遣之，終身引為媿恥。

註

①〔犍為〕今四川犍為縣。

②〔城陽〕今山東莒縣。

③〔東關〕在安徽巢縣東南。

④〔蓼莪〕

我〕詩小雅篇名。

⑤〔安丘〕今山東安邱縣。

八 庾袞 陶潛

庾袞字叔褒，明帝庾皇后之伯父也。篤學好問，事親以孝謹聞。咸甯中，中州大疫，袞二兄先後亡，次兄毗復危篤，羈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

庚袞

瘦不能
桑

陶潛

五柳先
生

不能爲
五斗米
折腰

曰：「衰體強，素不畏病也！」遂躬自扶持，晝夜不眠，時有暇，復至兩兄柩次，哀臨不輟，如此十旬，疫勢始歇，家人皆反，毗病已良，衰竟無恙，衰諸父並貴盛，惟衰父獨守貧約，衰能繼其志，躬耕自養，兩妻皆官族富室，及適衰，俱屏華飾，散貲財，與衰共安貧苦。趙王倫之亂也，羣盜肆掠於陽翟，衰乃率其同族，保於禹山，是時天下承平，百姓未知戰守之事，衰曰：「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乃集羣從，教以戰守之法，築壁隄，杜蹊徑，增脩險隘，繕完器械，程能量力，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族舉其賢，而以身帥之。及賊來犯，衰勒部曲，整行伍，令皆持滿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賊不敢攻而去。倫亂既平，八王爭政，衰歎曰：「晉室卑矣！」乃帥其妻，隱居林慮山中。

陶潛字淵明，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後也。少懷高尚，任真不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輒自解歸，躬耕自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使吾得常醉於酒，足矣。」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潛，應束帶見之，歎曰：「吾其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遂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以見志。頃之，徵爲著作郎，不就，自是遂絕州郡觀謁。及劉裕專政，篡勢已成，自念晉室宰

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遂杜門稱疾，謝絕賓客，縱酒佯狂，其生平高曠之懷，忠憤之志，一寓之於詩，或以酒要之，輒欣然就坐，酣醉即去，未嘗有所造謁；子遊學遠方，為買一僮往侍之，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卒於宋文帝元嘉中，學者諡之曰：「靖節先生。」

〔註〕 漢末獨多殉義之士，至三國已漸寥寥，及晉則在朝惟一徐廣，在野惟一陶潛。斯時篡竊相仍，急功近名之士，不復知屈身二姓為可恥。朱子綱目於陶潛之卒，特書晉徵士，以見完節，於是時為尤難，而寡廉鮮恥，習俗相沿，亦可以觀世變矣。

〔註〕 ①【中州】今河南省。②【陽翟】今河南禹縣治。③【禹山】在禹縣西。④【柴桑】山名，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九十里。⑤【彭澤】今江西彭澤縣。

第二

中古史

東晉史

第三

八

庚寅 附刊

三天



20.5.20

